光海君日記

百三之五

no.36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205222

昭和 7. 2. 1

丙辰十二月初一日庚午

義禁府啓曰備忘記李厚載等完配事速
爲 啓下事傳敎矣臣等待罪王獄事係啓
聞不敢不言文孝男等雖自內目以已承服也
承服同禁府之義不敢具錄原情擬律擬
議者或放或定配出於一時恩命不固之
之弟令禁府定配之意必日承案而擬
之敎之所據用大明律是金石之法也此人等
未經照律之前而曰後議律之與之罪亦既
下不得已定配之意啓敎而傳曰勿爲定配已
爲書下矣不知之事速爲改定配乙掌樂院
啓曰謂雲陵還宮時敎坊歌謠依上年祔廟時
例風行事禮曹甘結令本院妓樂試軸官同
議爲措備渾完矣今又用沈香山寶物之
時或以未乳措辦付接將至一年無有推除

山色已變花色亦衰不可不修補顏色應以為
干之物以本院辦令次雖特辦於旬日之內況
今殿庭軒架樂器既已畢役入殿享時來殿下
尚有掌樂者習之辦令此教坊彩繪畢功
仍移寺習辦令各司及到造完以如傳回允

丙辰五月初二日辛未

禮曹啓曰政院啓辭軸各以次謁聖後還宮
時爲之事啓下矣啓辭軸一事只爲廟社大享文宣
設也告廟後還宮時爲之事今祀及儀仗(?)同
如前日先事傳教矣戊子年前例傳生(?)啓辭軸在
於謁聖還宮時故考先教則謁後(?)於是日進
呈事啓辭陳啓下矣今觀政院啓辭則於告廟
後還宮時爲之云此亦不妨三更啓辭同日進呈
之意敢啓傳曰依啓乙禮曹啓曰備忘記許(?)年
踰八十棱(?)哭隱加知事待闕除授尹根壽以先朝一品
宰臣年滿八十令該曹另加優老之典以示崇老敬耆
舊之意事傳教矣優老之典國家先務在前教(?)至此
執不盛故尹根壽等自曹别(?)無(?)舉行之事令吏曹
商量啓稟何如傳曰允乙今也三賊事秘
密事不記(?)

丙辰五月初三日壬申

兵曹啓曰分摠府啓曰當初分付摠設時傳
教內勿論東府一依施行或因闕內或因事故遞
郞廳勿論東摠府郞廳相換之職依例分摠府
郞廳以六朔闕內之仕遷次職堂上軍職之次
陞敍東摠府郞廳之言請依東摠府郞廳施行
何如傳曰允後因啓曰分摠府事記以東府郞廳
依施行事已爲允下矣但東摠府與分摠府事依
爲別擬當初已定額數一依施行狀爲以不
當據此請稟傳曰令該曹回[redacted]矣
御將乘方不人懷依之以變置得宜士存信守
武之勇當初分摠府郞廳設立之時人皆厭避如
就死地出一廳陵俸之給實官之途一依啓下
遵行故武弁之除授此任者莫不榮幸之當選
守直不費宿日之糟粕外亦不而事是以事

承办旨意令渠自行查戒手下司箱陶宁选者送
进如有失此不限箱数之请仍由宁发也第念久不
人情解情更以十二箱为准实官吾闻变化所分
插府务稽吾为循序宁进乃武士争奋守直无家
此言将承德御乃日如诗曰允也掌乐者当严阴沉
寿山县谣敕轴时妓生工人等各样星才必须于珍
道口惯习府吏临时额伪之患宁上司不量事势
谈变字送甚于前大祀临迫一日为忧不能专意
不业标为问然限大祀前一切勿为完送事推承德
御门曰如诗曰允也传曰敕轴时依上年例自上及至
子孙叶左右杂人十分严禁事令后专详察恐行
也传曰府署严修缝时十分明朗善造宁宾阳门
外内官守门侍为严及王子诸传房并造成事言
于仪修养学文曰昌发家仪修之役不久尽无鲜
发启商启尚且节丹青剥落变一之修改通昭

啟板子係大造啟例改批[redacted]

[redacted]學必謹仍考覈再曰

青尾廣加傳習事畢飭 庶或一兩入新物令該司

續進批手已為擇飭 清矣今見燒尾所畢役官

手李容並造青尾一納已畫樣彩今如違續燒造

之功役浩大不得已始設一所單匠料布踏沉出等

一應所入之物令該司處辣進批轉達所以成所燒

造云如踏沉出不以考覈出使當為稱用之出

匠卷司等太及單匠料布各項新物令依年

本進批事 轉飭清楚 以如清曰允今為司會

及三賊事 答曰已議不允必備急司再曰沃壤民人

蒙被本司曰上年大旱民將旗壁彩飛賊朴亦絲誅心

據殿守官酒不降不采代民稅納民業之不廉只杜

聽勿經重之緣係民情敢函益曰知悉自上以此知

其實情 曰本司詳議以函

丙辰五月初四日 癸酉

傳曰儀仗之役何月可畢乎詳察以啓事言

[redacted]乙若欽詳政劉曰大禮又近銀可勿發調

理總來更加費心國事又遣內醫診病劉子見

乙傳曰壽樽繇役久不修葺以致人之踰越

無憑今無曹各別料理從速修葺乙儀仗壽

崇政回昌慶宮當時不用彩色貿來事去四

月初一日分定畫員貿持價銀送于營將事

見當將府尹所報以為龍江等處絕無彩色云

處不得已發貿於遼東事長湍江諸書云使擇送

貿來云云所以文政為啟冊書上分做役彩色不足日

毋當將貿來之路亦當將取探如此彩色未得趙貿

不可輕做停役極為閔然以此意下諭當將府尹急送

壽畫員于遼東使之趁時貿來果如時曰允乙

都監啓壽崇政殿回昌慶宮各件當用元具名目磨鍊

只不入難和些該報了為共大同小異元中大小水車了
可以為批仍用居石托補了為批殘件亦可修補用之
如三水車大修大拾居石邊路石造請設牛撐匠設
岸石等物了或行云于為道福文于該同東用矣
但查石之築如用細石功役甚大宜石工等方役于續
修為些役事方悉云積待來同如可役事閒暇除
出為干名如役者為来修矣至為海可修並之木小
不下大不等二百餘条云為斫為水上可也但查邑如役
陆岸一条斫来費力不資二百条之上納不可以日日
為秋海南並完倶等変了可用之材債修為些寔重
斫来且戳如產材之地决難役數伐取药海道了不等
可合自為能者木亦亦甚不好不得已公洪道安眼道
圖之報斫了可以得之云為些宜厰急建下道水依同
詳隨便斫来了戳来如度了以道河無如數度撑宜完
圖緣水為上道奉下條于為史 慶宜面且強祺二年

木等物不係本該衙門收掌仍在之物稿文承
用之之數並傳曰後並大不等二百餘條卷內通為
乎禁國事務多造紙之類宮殿亦宜建造法宮之
風宮闕可用木植多所伐害人數更為十分詳悉所
來已為日合並三賊事務各事不從口傳曰是廉
人既入于禁苑中軍士行伍寫極為可駭後苑及各
營軍士詳細盤查嚴加譏察廠衛等十分嚴密
為之事言于兵曹訓諭等處中鎮兵之色承
旨右丞相捨字又傳曰近日兵曹四人把但出達
府竅無為虛疏之事下日累覺十分堅固差遣救
之慮史為虛疏之數言于該曹色承旨另加申飭而
海西軍士勿使入直後苑事言于兵曹又傳曰下去
所以豐川人等親見同類人不自爲謝見於畫寫矣
何如要多混立於入番軍士行伍中乎此無乃隱情
為般之弊問諸入後苑入直軍士行伍中情由字不

為直探子稱因探府三省蹤跡暴與同絡甲士
並令捕送廠因探蹤跡又傳曰此四軍士將勿使入
於昌黎縣並子完于代州處又傳曰當此人可不深之
時後花及墻州各縣關外之居處處變搜軍之士一一
詳細點考如有居處人子一一捕因蹤跡得情○
卯時日有左珥辰時日暈兩珥白雲一道如氣起
自天中指日長七八丈廣尺餘良久乃滅自巳時至申
時日暈夜一更流星出天棓星上入織女星下狀
如拳尾長六七尺許色蒼白

丙辰五月初五日甲辰

傳曰刑曹囚人不無逃躱者將來亦不可不慮典
獄主簿既以文官差出獄官今後各別檢飭使無
虛疎之患事言于承旨亦當加察飭○傳曰世子禄之
之餘飲福宴日久立殿庭觸冒炎暑必致添傷或
於小廳日後拜位陞殿後即撤去事後勿爲例似
便令禮官從長議處○戶曹啓曰領敦寧府事
趙昌衍正月及四月祿俸依前日啓下令倉官
輸送則以病未出仕亦受祿未安閉門不納故還爲
輸來云敢啓 傳曰更令該司輸送○兵曹啓曰
近日禁軍等入番者多窠各處受差者皆從自上
廉下矜恤之教故本曹多備未分千同除出已着儀
給之之意敢啓 傳曰初逢禁軍已出身人不時除授
急於常加矜恤於傳授有旨不得已之事不勿
爲頻數生事俾各進告○各司啓曰三碑等三賊

並亟命嚴鞫按律定擬雲祥以示警戒秘密
事發曰不允

丙辰五月初六日乙亥

今批旨曰同知中樞府事之閔等推考使人免
已出兵則號召同舉人合文李文實何以爲之耶
稟使曰李文實始逃來後同知陳揚乜陳說歷
曰國家不幸逆獄繼起之年以來大亟不備推
故有御國圍情懷完了無所豈不言何以當業
已承服之罪嘗當遲時月之命乎以殺天壽其有之
多年在逃之賊魁亦幸被傳而捕之乎久不鞫乎
其是之又是得集於獄歷之中乎經年因事其罪
數不少殄殲多罪國當急之而開釋無辜亦不可
後自上留念獄事而不自專書求得中無洛昂
下大臣推官之裁欲止一再亦非不詳察歷之
獄囚無其未也又下更請以歷之叙惜當情重之言
親不勤懇第一人之見第無殄如之風雖令百事
更請以歷之臣等無詞之無似說也米楚楚郡承宗

病根不淺長在呈告必須待其出仕陞官不究敘
之所為日漸遠自有安家設謀之例不須來
詣闕下之緣由也惟在廊揮氣斷裁自重衷
而已至於保放之人其類亦多如其更問可疑之
端乎何必使久之淹滯其寃訟情理
降矣決之旨以救清明之治繕修之役功不使
患物不天來凡百之需皆生於民力一夫有累
一物必以百之勞然後啟權鶴帝以結從之人
多行麁穢之事木手之中捧其善手者二名
公役辛苦造成形室之於不知足又營一室其
意亦始至此甚矣至於高邊採木頭可用擬石溶
輸嗜運發公入己如此之人不可仍授此任以誨其
然為此任者得免人言者蓋少之此予所以尤甚者
故特承以論請命罷職不叙以懲至代益曰究叙
事之于鞫廳權幣事徐當發落公留日念至

司憲府

雲祥所亦嘗為事三碑等三賊並命嚴鞫推
律定配事蓋因兼酌定配勿用強烘近來多
訟攻訟誣告太甚力防捕賊人訟冀酬勞等予
雖在途遇魁立於目前或有縱之之處訟者
直告以諂諂身之禍哉況此守令非如律犯者
身為守土之官目見境內莊庭人執穀中于多
送至受罪結束之實生於多途北漢等之配也蓋
業等已令謀屬犯拋訟執殘穀也也不允乙於平
道庭恒來到曰成均館折受魚箭皆有定處
而有無度捉魚於受處者於後乃可成以精收稅以
為養賢之資者自是二百年應規之近來畿民
庫不納漁稅不拘文簿稱成空名只文給付下人
中見窗實有產業者不問私度可為捉魚處屬實
任意置簿百般侵責致於畢納之後橫名給人
甚者劫掠傾物於各官不干下人下人不勝侵剝

貸生月利以塞目前之責濱海居民因此受弊
不貲者皆今該成均館折受處捉魚人各其官
眼同成均館差人從實成冊收捧其館俾無疊
本業橫侵之弊以正儒士之供水軍之役最著
於該邑之軍丁也儒士任不得挪移者其充定在
兩時既例爲當儒布以木爲二疋以米爲十
斗亂後急於設法任立儒徵布爲四疋米爲十
五斗爲當之外又作助當之名和責科外之斂
於續流已軍額日縮者實由於此今該令無害
儒平時親行詳定儒布之數並如宣惠廳例
禮案儒布亦令本官計名收捧直納兵曹以
杜中間加捧之弊新選定廣郡之設比也該
邑雜軍之比如以士族業武不爲定軍者充之
輪回入番於無水營以爲手下之私役者其豈
其主邑來多是主將不問門地不較才藝並以

已定正本者出於交纂任意升差祝但應厝彩
進者著無其為列單稟之日編寫由書法令設
各道彩進依法典究定切勿以業付已定草級
者稱寫彩進俾知退辦減縮之弊著派日修紀
水軍空處郝等事徐渻為發落仍公吏書沈悰
為禮曹參判宋翊為刑曹參判李安訥為參
崔長叔朴自興為刑曹兼僉知義禁柳希
寬為承政院右副承旨崔應為同副承旨承政院
承旨任性之為弘文館校理李廷為司諫院
正言李再榮為奉常主簿黃德符為藝文館
奉教趙光字為侍講院說書韓宗國為藝文館
檢閱

丙辰五月初七日丙子

政院承旨韓纘男啓曰凡狀啓乃告君之辭也

為藩臣者所當十分詳察事無大小備陳曲折

明白上達可也臣再昨見黃海監司尹調元

狀啓內海州牧使崔沂不報監司濫刑殺

杖云云不言某人以某罪受杖受杖之生死與

否沂之所以不報者何等之罪更換杖者亦何人

也措辭矇矓莫知其由甚不察之失極矣請

推考傳曰允更令詳察以啓 先是暴穢

府生李有謙殺其嫡母之子事覺大臣啓請刑推

所害之屍無見因此之法追刑訊今下禁府

之甫至大典云國獄以處之將黃妙南以其誣悖所為之倡者九月

山大將陞狀之說元為首出會[illegible]商議擬其子羅豐學淵姓名字

射於為其擧兵於朴欲先出以其意之謀一以成功商議其從

後將其變之機其將上流之國之來見外與路通之中出之以鬼

之變亦有惡其之地扶植邪者山崔沂捉它除之形之逮出究

惡是[illegible]之事也[illegible]臣所以之人難[illegible]國之[illegible]任其[illegible]引[illegible]萬[illegible]上[illegible]事

若朴以窮之不以聞于紀康嫌而彬等無狀乃潛殺之所不
知也時纘男以爲承旨方謀諫院既叩知而彬等死諼謀
宣傳官會亡翁托以檢察烽燧先到海州探其事狀未形和
庭於搆大獄柳希奮等詞於纘男亡翁之謀陪送所謂
於中徐秋以禍福脅令改其供辭曰為書所錄皆付
外戚大臣之失勢者如是則上必不信其事而纘
男等鍛鍊之跡明矣希奮之意實在於因此反
獄撓奪權柄而所亦動於死生竟不免讒曲補其事
[redacted]逆供之日乃言鄭昌衍寄自默朴
承宗父子希奮兄弟之名皆在為書而亦希奮
奮即與鄭昌衍以下諸人皆席藁闕門之外
王既驚且疑纘男又以希奮之謀潛通於王
大怒遂加極刑於所此海獄之所以起也所閭
門被戮所觀及州里連逮搒掠或死或竄
者不知其幾人所之子有石年十六亦緣坐棄市

劊手希先是日暴死时久不雨忽雷震或云纘
男之孫亦震死云諱言纏難云嗚呼孰謂天道
無知也○司諫院啓曰京畿水軍之役比他道
他民其苦百倍而獨不蒙宣惠之恩誠可哀矜往在
先王朝新設漁浦於江華地以爲意見多弊後有
一水使無端盡罷所屬水軍不是平以耕多福係水營
極是無據若屬乎宣惠廳以其價布酬應庫需
雜役之用則似爲便益亦可解倒懸之急請下廟
堂商議以定守令之罰四刻此於用笞若合刑杖之罪多
必報監司此古今不易之典也此見黃海監司狀
啓大縣海州牧使崔沂不報監司濫用刑杖云罪
之輕重事之曲折所未詳知若至於戕絕人命則尤
極可駭請崔沂及刑吏杖卒並命拿鞫且海州
乃監司營住之處非無所聞所知而泛然狀啓極爲
非矣請尹調元推考治罪答曰水軍崔沂等事

依啓○憲府啓曰凡守令之用刑罪無輕重必稟監
司海州牧使崔沂以秩高守令不報監司蔑
法濫刑致斃人命云其擅殺之罪不可不懲而
末流之弊亦不可不防請崔沂及次知刑吏執杖
羅卒並命嚴鞫監司同在一道不無所聞而朦
然狀啓只請罷黜極爲駭愕請尹鴻光推考
答曰依啓○兩司合啓雲祥明示常刑秘密事
三聘溝慶業三賊並亟命嚴鞫按律定罪答
曰已諭○備邊司啓曰因白川民人等狀辭以趙璞
仍任啓辭答曰趙璞時爲白川守已赴扶餘宋豢
啓事傳教矣因邸主人探知則已爲赴任云
矣傳曰知道已赴新邑則不必仍任○兵曹啓
曰祖宗朝設內三廳皆以衣冠子弟抄進以備宿
衛郎廳定議以考其能否如何會同取才以試
其武小藝能屢之後書秩考試極其教練一藝

不中輙即汰去常於正殿月廊察巡各宿窮夕殘
以空飯俾不得一刻離其所番送休以養其精力
故操持弓矢之名隸禁軍雖三公六卿之子莫
不願參焉出番之時或射帿或馳馬日日鍊
業元數雖不滿千人足以當百近來上番軍士比
旧減數且多殘弱故把守之處御營禁軍禁
軍實入番而無日休息渠等多是貧寒之人
窮夕不寐不得以付又不暇治辦生業但以勤力之
不及抑且流散之可慮疲癃困頓不能出氣緩
急之際將何以恃其間不堪其苦自退去者之怨
必國家休養武士之意凡人情苦則生怨怨則思
亂自古變亂或出於意外士之怨亦與我國禁軍
皆是士族之裔多涵泳於聖化中雖蹈水火
中必無他心然國家待渠之道不可以不慰其不為之
所也不特禁軍為然武藝以宣傳官亦無休暇之

時至宜之權變通臣等請飭本兵軍情以候惶
恐敢稟傳曰依啓○韓濬男啓曰黃海監司尹
調元處更令詳察以啓事傳教矣濫刑之事
旣爲發覺刑吏及執杖使令徵爲遷延刑吏
及執杖使令並爲囚禁事出下該府何如傳曰允遣
宣傳官知諭

丙辰五月初八日丁丑

傳于韓纘男曰亥方所在人則令各道急速捕
色跟捕械送事先遣宣傳官知委于禁府者事
則姑爲待一二日發送○傳于韓纘男曰禁府罪人
多入係近係嚴守職察事言于禁府及捕盜廳
色承旨以常加申飭爲之因大臣兩司啓辭
定奪事着實舉行○備忘記後苑入直將士入直
忠壯衛詳細點考翌曉出外付兵曹都摠府軍以下將
將武兼宣傳官下點考條察出入事推考將
詳細言之又傳曰後苑入直各營將官將校推
考事畧解事說建武臣擬兵事言于兵曹
難從二品武臣無守令人並擬擇兵事言之
又傳曰 太廟親祭時 宗廟近處伏兵巡羅儲
察等事申飭爲之事言于兵曹訓鍊都監更加
申飭舉行○備忘記傳曰權鶴事言于繕修都監

霽寅以後○傳旨派日初錄者從軍辛乃肇下
稿並自　先發黃綾各書一人看閱雜老部屬
齋中如植補大將以下諸將官名亭照舊同看諸
後法古如此年老廢疾者准其告病罷免
他罰切勿法古可矣其意著實嚴行部日法
古軍並下遵舊後出於言者奉旨照○
吏書啟曰在外者上武臣並速召集戰歿者亦
書啟叙用乎其該曹察為之傳教矣武臣
上前中及者不為不能缺時雅人負並為出啟
宋秘書清曰中外人並為召集○常其者從
啟曰經書山諸具修補方患之大禮日勢已迫照造
安乎主簿閱澍專掌其上監長跡之舊專掌者
先逐日閱習畫夜不離者未設者從時作為
宗廟祝祭糧本年者從之役不便其依之為
虛餘據為閣慮從造成閣澍之其跡之舊營

長路軍專案且任得無從發事類似之患何如傳
回允○繕修者照應因請修之役何月可畢乎
洋參以應早傳教其四艘及月底則不久將可畢
役多但各處勻木石趕未能入塢或另方造之意或不
能待之地間船之多少稍覺不同好後之先後之宜
事屬暫時恐後第減船之完畢之能輕不能論對
以後此秋末兩艘之可矣傳回志等各處均及
可造處下洋船以造○繕修者照應回平安道
石穀背運長波論工年不中至頗乏辭然入
應呈送兩兩之之頻而頭緒且無整緒於本送
云役至再法之付將通武科考試入格會試惟迫切
都魁兩每三呈科不成送他人呈處而盧錄之整
修為人送兵部免本從修因積牘且能將言之
許多所辦之之了係者修而附格並詳委頒
以助工之而不少於國無補按而可嘉且以國事

之弊無異弊停罷存移可給各別行賞以酬
勤勞之功何如傳曰查勘嚴職沈納以公億一
府錢由於濫結圖寵之官之任意蠹國病民無
所不至及以論賞酬勞特命查勘嚴議其蔑
公行私君親覆亡之禍已兆於此矣○備忘記傳
于錦營男曰刑房錄旨自今以後逐日早仕勿
為早出以為免人捕捉之弊所入直勿出之依
前例察為

丙辰五月初九日戊寅

任鉉以四海將牧使今年末其代不可不審擇之意

即爲口啓政十分擇差以日內叢送宜當事係緊

急既以傳曰依啓大院君祖忌明日國忌亦可爲

政十日爲之○備忘記傳于韓纘男曰其事諸所

啓獄事更議啓下事未及議啓事何等事急

承旨詳細察啓文傳曰千秋使處言送傳說故

之意至節使處亦爲詳細言送○備忘記齊戒

日呈辭雖不事雖不可出入不係于中節事及急

非議假逆獄緊急事多即爲入啓事啓後參

啓○備忘記北兵使軍兵厭憚不勤者甚多令

兵曹各別維持之道無中久不知者另施充

軍之律事申明舉行○備忘記曰知事厭司錫

齋夜對所及長慶門外兩處各爲造成是

春殿尙未畢造多有動搖破陋處仁陽殿

畢役後即為修改之言于繕修者照

丙辰五月初十日己卯

備局僚諸宰進上油扇紙者照數為備而紙缺乏之如有意外之用不可不預備油扇各三百把速為精造上送事慶尚全羅監營處下諭

丙辰五月十六日庚辰

司憲府啓曰前牧使崔沂所殺之人其人等狀似涉告變傳播遠邇家言以藉之虛實真偽雖不可知原情推問不可虛忽令因丁忠敏事已下庭鞫之命請崔沂令禁府即時拿來以審其間事情答曰依啓○鞫廳啓曰前牧使崔沂供稱臣在任時栗枝里居高景參等其五人連名等狀曰同里居朴夕彬朴希逸等同心作倡衝火作賊而彬則寧爲母前劫分家財毆打其兄希逸則身居父喪強奸庶母之弟造作虛語誣害同姓三寸叔作惡如此若不懲治則倫紀敗傷依律定罪云云臣推考則皆是逆黨年少之人遂爲報使請刑則似爲殘忍畧加杖四訓三十度戒飭改行之際渠等詐稱吾等將告變於朝廷因納名錄一件紙張臣取來略見初面

則意雖凶綠措語無倫不滿一笑如但盡書海
州一邑之人本道監司隣近守令及朝宰臣
名士多在其中臣魂驚魄散惶忽再見今
所見誣而鄭昌衍柳希奮朴承宗朴楗朴
梓朴自興鄭廣成朴弘道孫倜鄭文翼柳希
亮柳孝立李覺奇俊格朴彝叙韓海浸洪
遵奇允獻朴自凝金付輔等雖稱將官載於
名錄之首臣因念此輩生長遠鄕年未亓朝
廷名字未由得知而雜錄如是極爲駭怪海州
一邑則因渠罪惡常被重治故渠乃畜怨構陷
之狀昭然可見至於鄭昌衍以下諸宰皆是國
家與國休戚之臣萬不近似而亦在其中臣竊
念此事正類前日海總彥春等所爲誣逆
方論誣告一事之時又發大不近似之事則事
涉誣告將與申渫尹三聘等無異臣即送

好予於監國自愛不言監國之名亦在其中而從
問此等事將何以處置云則監國之曰不可輕
處當使放逐之臣反覆思量將此無形之書
還為知非則怨謟誣告之殺莫如使渠等親
自持告貽即以為書還給渠等使之自為仍招
不撤同生死而文希逸三守跡延運等保釋放逐
而已此後之事專未知之三千度打下亦在於
不見忘書之前擅殺之言千萬理要千萬曖昧
大堅僕逆天下之極惡討逆臣子之大義若為
疑似之跡則國當沐浴請討豈有不暇況以國
家非功之典宗出尋常臣豈無希功望賞之
心予亦先知非自謟而不忠不義之弛乎臣處事疎
漏之失萬死無惜若曰蔑法濫刑滅絕人命則
千萬曖昧臣受恩兩朝官至堂上榮寵已極忘
身徇國之心夙夜耿耿當此莫大之事何敢

丁憂慢急如是可乎臣之瞭晰情由與之日假滿相
豢爲難○兵曹啟曰翰廳賊招現出庭拿之人如
哉啟多則爲譯安不足依近例來歲譯馬十五匹
此刻內使之立請何如傳曰允○備忘記行譯爲
次知郎廳被論監役官出稱者爲仕使之進爲參
任者廳趙爲遵出久爲仕進速出仕撿務等
言乎奉都監○備忘記以本事廳未受者除授爲
中爲出[illegible]幹郎廳監役官去冬遷善爲料理繕
造等言乎繕修都監○備邊司啟曰戊申年間
自上特軫江都保障之計另爲自當上一爲
使之料理江華防備措置財粮等事頗爲着
實矣近年以來廢而不擧歲輸根本之地將爲
棄邑之患至鎭撫使湖南已移修守之使每歲與責
成效至慮所及實非偶然依戊申年例以爲當上
一爲啟下何如勾管宜當傳曰依啟○訓鍊都監

歷曰備忘記傳又教矣嘗叩兵務精不務多此乃兵
家之格言與其冗濫雜軍人之多寧精銳之練習
是以左傳曰兵民之殘財用之蠹國之災也又曰討軍
實不申警之周禮曰選士練兵學藝俊傑宋仁
宗之討根制去多收驕士惰怯輕國用立濟識
之誠以軍兵之一邊以事內捍而不可如養馬者之少
其力則老而可棄者故須其別隊軍兵中或
年老或手勇不合備用且或如砲手之常之務北
道兵之浮費之廩料蓋以每人各有其是三名之多
戶曹則格言糧餉還之將有脫巾之變不拘如人
情為且仍存多照犯者人兵家之不甚息故不得
可使大將及軍兵之良廢識手決其冗雜者本
宜為其稍精者矣今承壬為之意
形歷傳曰依歷○訓練者學歷曰咕之廟祀察討宗
廟近來伏兵巡羅等事之申飭為之傳教矣

蓋年至戊申餘果行之意部臣傳旨知道○有
政以閔馨男為判敦寧府事驪川君以許銷為刑曹
判書白大珩為黃海道觀察使韓瓚男為承政
院都承旨任虩臣為左承旨俞大健為右承旨
柳希亮為右副承旨李命男為右副承旨安
應亨為同副承旨以許晰為知承政院承上旨以
李昌後為弘文館修撰以黃德符為藝文館奉教
兪世彥為侍講院說書鄭榮國為海西牧使以崔
曤為同知中樞府事

丙辰五月十三日辛巳

政院啓曰兵曹判書朴承宗待開門到闕之後因
名出見書待死闕下密符不敢仍帶云送于本
院何以爲之傳曰勿待罪事緣之密符仍授〇
韓纘男啓曰義禁府考事尹起三以崔沂及刑
吏執杖使令拿來之際旨早令出去崔沂
則已爲自現矣起三已至五日至今不來云小蓮獄達緩
若此如有用情亦爲如此違捕遲延之刻爲貴之
時亦當重治請尹起三從重推考之傳曰崔沂上來
累日始乃如爲自現而情亦爲叵測云刑吏使令
等至今不爲拿來尤極可駭尹起三令拿鞫
依律定罪〇韓纘男啓曰以秘密事宣傳官
出去請出標信且左副承旨柳希亮闕之外待
命之意敢啓傳曰勿爲待命事不奉承之言之
〇韓纘男啓曰即者前判書趙挺呈上疏後因爲待命

於闕門外欲上疏則齊戒日姑不得入啓之意敢啓
傳曰知道趙挺既不出崔沂投辭爲何待命之
事予亦爲待命事言之大槩知悉致齊日勿之
待命極爲不當政院知悉仍傳曰趙挺上疏之
○韓纘男啓曰臣今見前判書臣趙挺上疏爲崔
沂出示元情草於衆中爲挺名予昧日元情時
不爲聚名云沂乃臣之子也以待命自視爲所當因
晝夜遑遑汲汲望獄門若蟻赴燭可也乃敢
從容留連示草於衆人爲其相議者然後何心
而書之後何心而畧之縱情加減不知所減者幾
許人也情狀極爲痛駭此敢更問對不接問
何如傳曰允雜人嚴禁各別救療事各別爲
申飭爲之○政院啓曰左副承旨柳希亮命招承
以爲臣與同出爲希奮等同在闕門外待命之中
不能入來云希亮之請齊然後可以來詣待罪

招傳曰允○韓濟男啓曰左副承旨柳希亮再招則
不爲入來矣大槩其意則與諸臣同在伏藁待
罪而獨爲入來似爲未安之意矣傳曰知道更招
○政院啓曰再以下敎之意諭于領議政奇自獻則
別無所答之言而尙伏闕門外不入淸齋矣傳曰更
諭政院又啓曰領議政奇自獻更諭則卽以淸
齋矣傳曰知道○政院啓曰左副承旨柳希亮更
招則不爲入來都承旨詣淸齋之意所啓傳曰速爲更
招○備忘記曰祀祭致齋日侍命未安侍命宰
臣亦並令退去○掌樂院啓曰沉香山雖已畢
役而其中工人冠服若干俱具者多未完大祀日期
未盡監造役兼書傳閱黨急長鄕之詹逐日閱
習晝夜不難而亦得以警府假者事長立賜
廠者惟之子無稱號之人極爲閑靈閣黨鄕之
詹假者各爲除役何如傳曰允○兵曹啓曰逆獄

又起建補給驛兩譯人馬其數不多極爲關慮
近係江原黃海兩沿本道驛馬上中等並十五
匹差使員勘定星夜上送事本道觀察使處
下諭其可先來時如多日字姑以宣惠廳刷馬三
十匹限五日雇立以補不足何如傳曰允

丙辰五月十三日壬午

政院啓曰兵曹判書朴承宗參判李覺方在待
命之中明日擧動時扈衛檢飭之事似爲虛疎
何以爲之敢啓傳曰命招使之察職○政院啓曰左
副承旨柳希亮昨日即爲更招則不爲入來矣
傳曰知道○政院啓曰兵曹判書朴承宗參判
李覺命招則退去待命不敢詣闕云矣傳曰卿
等退處待命以申無計予竊痛焉豈可謟賊
濟之無計乎宜安心察戎務之更爲命招○
政院啓曰更爲命招則朴承宗以爲退去待命不
敢趨詣云李覺以爲待命闕外不敢入來云矣傳
曰更招○政院啓曰即者兵曹判書朴承宗左副
承旨柳希亮上疏以院不齋戒日不爲捧入爲
于院中何以爲之敢啓傳曰入之○政院啓曰兵
曹判書朴承宗參判李覺更爲命招則朴承

宗以爲退去待命惶懼涕泣李覺以爲在待命
中不能入來云矣傳曰秘情緒動大爲亂家君
上經夜舉動則兵官何能偃然在家不爲痛(?)
將官速爲交付使之察任○政院啓曰文昌府
院君柳希奮上疏到院似不能捧入矣朴承宗
柳希亮上疏已爲入啓每爲取稟無涉煩瀆故
敢爲捧入矣傳曰知道○政院啓曰兵書判書朴
承宗參判李覺更爲命招則朴承宗以爲承命
未詣闕下惶懼不知所言舉動時當爲處(?)事云
李覺以爲臣當未詣闕下云矣傳曰知道○政
院啓曰昨夜左右捕盜大將命招請出標
信傳曰都差(?)○政院啓曰前[illegible]
令宣傳官禁府都事出送闕門及外
門衛門請出開門標信敎他門符驗及密(?)通(?)
傳曰知道○備忘記曰 宗廟外墻洞口以江華(?)

軍兵十分嚴守，訓鍊都監巡邏譏察等事，更加申飭事，言于兵曹及訓鍊都監。○備忘記，皺軸時，輦側及世子所經等處，依上年例着實察行，幸各營所付承旨兵官，依上年例，步行侍衛事，檢察申飭事，言之。○備忘記，太廟親祭日，令守宮摠管、兵曹堂上，闕內及後苑、所經處等處，另加檢飭，扈衛各處，另加嚴守，一依前例並檢察事，言于兵書。○備忘記，明日擇定從二品武臣及從事官，多率捕盜軍士，宗廟外墻洞口，另加嚴守，內外巡邏，及都城內外巡邏譏察，亦事更加十分着實嚴密為之事，言于兵書及左右捕盜大將。○答柳希奮曰，省疏具悉。卿以勳戚重臣，何嫌何疑，多日待命，至此賊招之招辭，予已知其兇誣之情，卿宜勿為待命，安心扈衛。○傳曰，賊招之所以為辭之意，予已知之，卿

亦勿爲這處待命宜各退去何心察職事言之○
答柳希亮疏曰省疏辭具悉放心勿煩亟察職事
○備忘記海州以五品官頭之人亦謂察不干涉
族屬推遣實爲驚愕違令率來且涉子及當
因處不送如子之捕從者大明處之跟捕備忘記近
來國綱蕩然將不能收拾之禁府事尤甚處
昧相通言語之變莫能禁抑極爲寒心今後又
若如前處昧相通之事則禁府上色考察事拿
鞫從重治罪堂上亦當被重責各別申明嚴飭
之意言于禁府○答兵曹判書朴永宗疏曰省疏
治用驚愕何可以賤涉究相率待命乎卿宜
安心勿煩亟察職事○備忘記取察弘勳日記
諸考遞軍色提調勿推之惟撿職事○政
院啓曰領敦寧鄭昌衍方在待命中而醫
須臾似當云故還送未知何如傳曰知道仍送看護

○僞窠叱假亦音假爲乎矣以爲名當計慮人擇差
守官○憂爲去乎所崔汀所殺之人涉乎於告變之
說敢乃傳播於遠邇爲乎於聞渠之供招果涉告
變一如爲於爲乎云云之語則所當因而跟覈從實
爲招之外暇爲專務措覆話言還給口傳爲乎
書其人已死何爲憑問其書還給真僞雖辨而
張皇羅織廣引傳援姻戚大臣勳宰侍從無
不見羅於密網至使鞫廳大臣擧爲於上鉗口制手
肘不得參鞫其心爲在極爲叵測從使被殺之
人果是告變乎其文書中如此等宰執及朝
士姓名則渠乎何能一從其文書乎口辯於納招之時
任意吞吐以爲蹈人之機穽乎且見趙挺詩
罪之辭則渠乎之自爲憎損賊虛實之迹暇不
可掩臣等以爲被殺者非告變乎渠是告變人
也自以爲迷蹈於經告爲置還給爲書使之自爲告

而畢竟只傳書中之姓名使此大獄茫昧難
處渠等之謀免誣告之罪適足以自蹈於誣告之
說之擅殺之事已發於渠在官之日此特刑
吏挑抉以無之事在修鄉所出安有回答
中見其情並命拿來窮問崔沂亦更加嚴鞫
期於得情以安被誣諸臣之心啓曰依啓○依允
臣曰衆人崔沂滅跡告其兇謀臣側及其就鞫
只稱數十餘人之名皆是勳戚大臣重臣與侍從
名官也此非一朝一夕之計揣摩較量一以爲自
免之計一以爲緩獄之謀身自爲告者使鞫廳
相臣推官皆不得自安此何等氣象也若不嚴
鞫得情以斷其罪則朝廷終無寧靖之日豈
不寒心請崔沂亟命嚴鞫且一回刑問頭之
人等亦無不知之理而爲其黨與所交切親之
其中擇其尤切者三人爲先拿來憑

曰眞的然後當審處矣請以爲頭頭人亟命拿
來考覽同尹調元狀啓之辭與崔沂供招大
相徑庭無不可不爲之審問請尹調元亟命拿
鞫答曰依啓○夜二更流星出王良星上大良旁天
隂狀如瓶尾長四五尺許色赤光照地有聲○左
右捕盜大將啓曰崔沂矣及沂妹子覽同更傳
言其二人處處跟捕事傳教矣崔沂子名有跟
捕之妹子覽同更傳言其所居處問于爲名則崔
多祿稱名者時居海卯西面而不得捕捉云傳
以知道事因沂爲妹子則並跟捕○韓潤男亟
回海卯以爲長頭頭人等及不干沂族者拿來
事依承傳捕盜爲事李濤並之矣英業
諫所並拿來覽同付文遣爲事則了更不可
遣而爲事覽同亦已李濤拿來似當且兩
初二年九人等狀之首海州栗枝居高景參

不可不拿問並一時拿來何如傳曰允 照例自刎
亦可只使者去拿拿來亦宣傳官標信撥送拿
來○答領相書自然劉回賊沂之根窮亦遂絕
免能漢獄之意計耳爲何待命之事乎況
卿之爲道予意强爲待命無足過矣況無咒書
中爲無實雖測知卿宜勿辭安心入侍

丙辰五月十四日 癸未

備忘記侍命從臣勿爲巡廳之隨駕事知委擧行

○備忘記回鑾還宮日巳半時左右部後考除將軍

飭宣傳官擇之將十分嚴整○傳曰擧動還宮

後賀禮前凡疏章勿入禮畢後入之

丙辰五月十五日甲申

王還宮時，儒生及老人妓生等歌謠獻軸。王駐輦觀雜戲。○兩司啓曰：雜戲於禮久駐未安。答曰：祈農既畢，無緒何傷？勿用煩論。○王命招左承旨任士洪曰：樂師人等若有能此之。○政院啓曰：頒教文傳教以爲甚繁，以下教之意撰出。傳曰：雜犯死罪以下並赦。

○申時王出御于仁政殿，受百官賀，頒教八道。○備忘記：今日陳賀時，兵曹判書、參判不爲侍衛，其推考。○傳曰：頒教百官加爲之，雜犯死罪以下並放。○卯時日暈，兩珥，自辰時至未時日暈，酉時日暈。

○夜一更月暈，兩珥，更月暈。

丙辰五月十六日 乙酉

政院啓曰今參官宗宰稱病不來人並命招使之參宴傳教矣分付各司使之來告進不進而領議政奇自獻文昌府院君柳希奮靈原君朴楗並待命左副承旨柳希亮亦為待命若待各司畢來告則日勢必晩右四人為先命招何如傳曰前日盡緣何事待命之事乎速為命招○政院啓曰文昌府院君柳希奮命招則來詣闕下矣朴楗則三度命招以病不來矣傳曰知道私情雖切君命尤重累招不來可謂知禮乎速為更招○巳時王出仁政殿賜群臣福宴○大司憲柳澗大司諫南袗副提學柳湑啓曰 聖祖 先王至寃極痛至于今日俱已昭雪一國含生莫不懽抃第念 聖上至孝盛烈度越前後禮部贊揚 皇上襃美四海之內孰不欽服臣等咄咄庭揖

時將因請上尊號之日務忙迫未及陳列今幸入侍
敢以三司之意先稟伏願聖明快從群情以慰
臣民顒望之誠不勝幸甚答曰皇勅勤懇夐出尋
常感激罔極但此是諸卿協贊之誠及聖天
子之德是也不知何功之有上號之請不敢當也宜
勿為此言○領議政奇自獻二品以上啓曰聖祖先
王至冤極痛俱得昭雪二國含生莫不懽抃聖
上至孝盛烈度越前後外邦讚揚皇上褒
美四海之內孰不嘆服上尊號之事速為舉行
宜當伏願聖明快從群情以副臣民之顒望不勝幸
甚答曰誠無是理卿等勿為煩論幸甚○宗室
啓曰遇國家萬世之慶臣等忝在宗室之列欲
上尊號之誠與群臣無異伏願快從公論答曰予
意已諭于群臣卿等勿為益煩○侍衛諸將因夢
龍等啓曰今此辨誣之事乃宗社無前之慶無

非聖孝格天之所致嘗崇之情寔出衷情臣亦
亦忝侍衛之列區區之情不敢不達答曰予意已
係于兩逆宗室政院卿等勿爲並煩 ○ 行司果
鞋大欽等啓曰嘗聞一事自大臣至於政院三司
宗室諸將皆已盡請況國同然臣等俱忝盛
衰不勝區區之情惶恐敢啓答曰予意已係于兩
逆宗室及大臣以下毋爲並煩 ○ 孝寧等
濬男等啓曰 祖宗先王至寬極痛之意未盡淵
聖上之重被虜惡之舉之痛雪之 宗社之慶臣
民之福能大於此乎皆由 聖上至誠感乎神明
至孝格于皇天東方千古乃有今日大臣三司
宗宰之請寔出於一國之公論朝野之顒望請
亟命舉行答曰予意已係于兩逆宗室勿爲並
煩 ○ 舍人李天輔朴鼎吉侍講院輔德 非番 大維
等及在逆堂下官等啓曰 聖祖先王至寬極

痛今日如得快雪祗奉寵勅迎膺大慶我聖上至
誠大孝增光前代一國臣民莫不懽欣抃賀請
循縉紳情即許上號嬪 答曰已諭于宗室大臣
以下當等勿爲煩○富緻正維以下啓曰俱以未畜
喜逢大慶請從臣之以廷臣民之常不勝幸
甚啓曰已諭于宗廷勿爲煩○大司憲柳澗
大司諫南䃥啓曰因慶設宴上下同歡固是盛
事乃第念大加駕自十四日勞動仍爲經夜若又
犯夜則恐致玉體之傷宴禮已過五壽請命
停止啓曰宴禮無不得完仍行完禮可矣司饔
提調順寧君景儉啓曰 祖宗之羞恥 先
王之寃痛於已昭雪誠今日莫大之慶也此寔
由我聖上誠孝所感兆在含生之類莫不歡欣
與國臣民抃揚我聖德之請罔有其極大臣
政院三司多官陳啓却竭前則君等不同然之

請聖鑑固已洞燭臣等今日一概從之臣也雖不得因
參從寧之後多一遲々純至之意亦不下於從臣矣
伏願聖明快從其請以副輿情答曰已從了王
子之臣以不聊生自為甚煩○答領諭改奇自斟酌
曰賊所之根緣不過欲免罪緩獄之計耳有何
待命之事乎況卿之不遠乎意強為待命豈不為
矣況在書中更無一字雖測知卿宜自辭為心之待
○戶曹原回進戭號文箋庫庫天府人頗好之但
所畫之號形樣甚粗未不相似天府以此為陋云今
後令善畫畫師畫出紙面下送於該道各自知
會庫匠使之依樣織紋為當承匠傳旨依匠繕
亦小十分善畫下送使之精造封進

丙辰五月十七日丙戌

政院啓曰，以日者鞫廳之事，命下矣，即出禁府政廳，未及言，領議政奇自獻則以詩命事當到闕，下去判義禁朴承宗則自名出爲凡書之後其下存大小公會從攝云矣。傳曰，以則尤無待命之事，安以參鞫事後之領，而領敦寧判義禁並進命招〇政院啓曰，判義禁朴承宗爲命招，則既重乎未矣。傳曰，崔沂未獄事，自上當親鞫，卿等無所疑，況他罪人則尤無可疑之道矣，因繫甚多，安心來鞫，使獄事勿滯之意，從之速爲更招〇政院啓曰，領相更從之，則子弟之名出於無書，臣未決可參鞫，參鞫則臣之罪必益重，使他人鞫之，獄事宜當去矣。傳曰，崔沂未獄事，自當親鞫，卿等無所疑，況他罪人則尤無可疑之道矣，因繫甚多，速爲

朱鞫使獄事無滯○仍忘記國家大致百官
著給組長甚少將來可備之方亦不可備著則事
甚不可賀寡末裔宗系紀國雖責備其他可備
之人限某年正月為始一齊備著事以彩良詳
議其行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然以出祀祭時
宗親文武百官陪祭者甚少或見埋沒以後以
彩良法自另加申飭糾劾爾們老成而勿使
之盡參陪 祭事著實行○行大司諫南履大
司憲柳淵執義金寶鉉司諫尹洞掌令琴愷
林達持平鄭蘧獻納庭垣正言李逸鄭良鎭
未啟曰 宗系未改君名猶存為我國無窮
之至痛不思代陳辨至于我 先王妃得暇迎頌
會典纂三韓一區得免為無父無君之國亦幸荒
怪彼書重纂熟為久被醜誣未由湔滌至痛當
未去方何幸陳奏曲折改纂快雪此亦 先朝

之所未有也至於倭寇射天之日憑人張倡而導之
語發諸口則之地違至上嗣服之初爭立說而來
者之無根迹不之言者後狼籍而一手足之一日不洗則
猶存一日之痛一日不洗則猶存一日之痛至於一年
二年則至為至冤極痛如何可言者哉至上十年矣
至誠之孝終不見由祈懇一使一介行李遂奏祖
部之敷奏　皇上之勅諭出尋常萬萬之痛釋而
使滿使天下後世皆知日月之重光不止於一時至
則昔為罔極之至冤今為莫盛之大慶我國含生
類不勝歡抃舞蹈之群情於是乎羣臣上而以祖
抑況予其實則名固從之古人有言自上推行
揚道揚休實徽號焉何可辭焉我　先王以是行之
此我事之可以後日之允龜請亟從徽號之懇
以答臣民之望答曰予意咸已諭之於悉日勿爲煩
擾○府院君應三聘謄慶業三賦及雲祥事

皆以之條句煩◯許彼既以國家不幸連獄徒起
而近年以來大臣不備推官為叙囹圄填滿究
了無歸豈不寒心其間業之承服之罪喘其迫
咁月之命之以條至壽老者之多年在逃之徒
魁之幸被縛於捕縱之久不鞫問老者之久乃
系於縲絏之中之經年滯囚者其數不少殄殲
多殺因當波之之開釋無辜者之不可緩自上留念
獄事不不自專事求於中安詔群下大臣疑
說之獄縲如止一年之殺不詳審多猶慮之未盡
也又下旨令以聽之必欲慎重之美意孰
不懽服第人意見萬無福從之異種百出為
更縲以為之臣未安得之無他說也判前整于承宗
病根之淺長在呈告必明詩其出仕縲之則究
獄之期為日漸盡自當為在家縲之例不須
末指劉下之結末也惟在廓揮乾斷裁自聖王

衷而已何可安言而鞫厥而莫為之遽究乎今保
放之人其類亦多如無更問可議之端則何必使久
乎淹滯以議其究問哉至藏要因慰悅人心微以
日之慮矜此臣等之所以急每至三而不知止者也況
今海西安城之變並出已而因繫者不勝其多若
又辭連則將來之逮捕必甚於去年久之獄猶未快
決則事又難處實如細慮請亟賜一命以快物情
答曰當量處○百官啓曰臣等竊惟帝王之繼統
立極莫重於孝而尊祖敬宗者孝之大也臣子之尊
君者莫先於誠而頌德揚美者誠之急也欽惟文
思欽明傳稱唐堯之德濬哲溫恭史贊虞舜
之聖莫斯之詠吉甫之誦無非褒揚古上美屬
耿光修縟典於當代揚洪休於後來所以贊宗
社神祇之佑答朝野臣民之望者也恭以我殿下
光纘洪圖迎受駿命惇倫而致愛立本而成化

巍蕩難名之德輝煒無競之烈轢軼今古經緯
天地黼黻英華騰茂寔進崇號薦徽稱之舉何
可已也緬惟　聖祖肅穆雍熙受制開國奸臣
賊子逃入天朝敢種禍機搆成巧譖蓋自永樂
甲申迄于萬曆戊子本國之誣冤辨列數度
相尋世更十三年近二百始乃纂成寔錄頒降
會典之事宗系之受誣被衊雖乃釐正之不
幸名儒碩士濟秉綸秩猶纂舛訛益肆醜詆指
聖祖或稱逆黨或加以弒篡賊之名嗚呼宗系
辨明之惡名之猥襲始於會典修輯不能傳之刻
謬益甚將使天下後世眩惑是非莫辨其或
則豈非大可懼哉況續文獻通考吾學編
經世實用編弇山別集大政紀等書或係奉
勅撰成或為後日嘗擬不能為後儒是非取閱考
證實與正史無異況在我國無論士庶稍稟知

封

覺者孰不欲爲之誅神切齒而腐心乎然則其有
讒之於一部會典之修補而却以如許諺書詆譏爲
閑漫文字者又豈可諉之於 宗系之改正而却以
誣逆惡名偽加於 祖宗乎莫之極乎至於 先王
之被誣尤爲所不忍觀不忍聞中之尤事或曰招倭
復讎爲名而揮盜或曰割地與倭歲周粟帛
或曰國王請款情涉齟齬或曰嬉遊詩酒敗
度取捨如是捏造迭見編嘗嗚呼我 先王以
至誠大孝孰事爲能然益篤可謂質諸鬼
神昭乎日月而質之後受誣至此陟降之靈
必爲痛恨於冥漠之上矣況此多般僇言又甚於歷
纂之所構者則亦可諉之於涉年之久積而不爲之辨
寃耶恭惟 聖上承 先王付托之命奉 王子以臨
撫之勅正位貳極嗣服 大寶億兆謳歌盡皆愛戴
此實東征將士之所目覩海內之所傳播而伍袁萃

因何所見敢於林居漫錄中乃有爭立之語所謂
爭者乃勢均力敵名位相較之稱也此而不辨則不
幾於篡逆肆之窺覬登數人之堂者乎况此三
伏之際屛實萬國所無天下無二者亦乃於控疏
陳籲於天日之下不幸蒙 皇上洞燭下部明降
聖旨優渥覆題詳核恩勅與頒寵數隆遂其
於明辨洗雪更無所憾因之昭揭宇宙聳動觀
瞻使海內外國知聖天子著頒我至王特出於尋
常萬萬也臣等竊詳前部題稱有曰其辨祖系
也恥作逆黨之後其辨王氏為滅倫篡弑也着
被篡弑之名其辨釜山互市等情也惧猶引
誘之跡無非自處于彝倫攸敘之國表其父為恪
恭請獻之臣也是則積源誣玷 聖祖惡名 光
王被誣之寃一朝而昭雪蕩滌者也又因仍付史
纂修成案抄傳海內與天下共見之仍勅該國

一稟章程無惑偏徇將於舊之心歸以昭王紀
之體統以肅矣是於本國被誣情節藏史史局
謄出錄房勤成信史盡祛私偏之濫謬以表迪于
萬祀一以傳布中外使窮鄉遐陬家至戶到無
不洞知其誣枉則此後會典之補錄爲如何耶其
因著書諸臣後先物故書之傳情無從盡攷但
得明旨再頒諸書而並改正其自世不正也是則惜
名程諸書并撰乃要之一以明旨更正其取信於
下後世試觀數百年來已錄於我國屢瀆再勤
懇請復奏如此日久乎至於聖旨則該國世系
諸事釜山引倭之說與野史所傳原無足據卷
洞抄付史館兼纂修乃賜勅與王慰其昭雪先世
之意其　勅諭略曰前祖叙宗華夷同信
今傳後文獻足徵事果屬誣理宜昭雪當王
恭愍被弑之禍正李仁人專命之際禑昌如類擾

不君革以鼎新首因草昧流皇洞燭其高皇
辨疏奏中於列聖五不諱冠之侵陵繫屬父諱
之恢復釜山要害原非侵疆互市羈縻詐閲
諒獻疇為日旦總康陽秋朕方錫類嘉在同文
庶石渠金櫃之秘另總為大書特書水原木
本之恩無忝乎祖廟禰廟云云臣等竊觀洪
武以來列聖明旨及勅諭但以載錄史館纂修
會典爲辭而至於己巳會典全部頒給之勅只
以雪累世不明之冤兔遂懇祈等文字之已其
禍甚於王氏恭纘皆累之事革部鼎新流
言洞辨等語至此乃洞如是之明白識奏累代
勅旨之文則其丁寧明快又有如此日星者說
先王之受經究極寬痛乎勅諭煌煌洗累之
後盡無纖不根之說至以恢復之切處之此則
宗系惡名昭雪之於又是在上為 先王極辨一

大事也禮部劄曰國王之立所以長子以定也又曰
彼篡之所行何恤乎人之言至以襄事之難書比
之於湘山野錄碧雲騢等書妖妄無稽又以聖
上比之於宋仁宗爲聖德之被誣乃以請立冊封
俱傾懷情爲辭我聖上欽承帝命赫臨邦國
之業薄海內外無不曉然是則自古藩君所
未徵之曠典也總此三件辭經之事皆由聖
上之至孝盛德感通天人而此大慶山巍功煥烈
度越前後廟享曷儀殿薦因經祝史正辭福
祿攸降　聖祖在上之神　先王昭格之靈亦必
歆悅感嗟其將曰予有後焉則聖上之功光廟
社與正典皇朝勅旨之絡若符契之脗合則非
常之烈無疆之休可謂無得以稱焉憂儆之夕大
小廷紳咸意在列不勝同臆合辭颺言曰至哉聖
孝大哉聖德倫紀之敘或見於古詩書所述何以加

乎蓋世平道行主聖治隆而臣子不稱其職也是
以抒其情而究其美柔輯典而修盛事雍容揄
揚申明景鑠其抑亦先賢之盛式法古之懿軌不
可廢也揚前口達而在其懽浹頌屢聽未嘗允
許群情愈鬱如渴無飲待於今末又申此請
至上以此修行其事鴻名其可以早雅於拒
至興情其可以宋伏望殿下特垂俯察亟賜俞
音上以副宗社著頌之懽下以慰臣庶顒顒之
情不勝幸甚答曰省啓百官皆會不勝驚悶因
繫滄獄鞫問方至大臣不遂乎命而從乎意
因令君臣之大義拋棄君命不赴則此何時
而乃為此言至勤懇夏此尋常者也
皇上之意是而沈協贊之識也但宗系昭雪
會典改頒快辨厚恤以旨返降俱在而 先朝
則而能為何可儀之功乎 先王被誣而今蕃奏

諸臣出於至情不敢 此辨誣之慶則感泣
因擬予之加號於寡躬則誠不敢當也至於予
則被誣雖得昭雪寧可以此加號之理哉且今
國家多艱憂危之事不一二計識觀又來是
豈卿等慶幸之事強請加號之日未決無可從之理
取勿爲如此之言〇宗室全溪君等啓曰伏
以宗系惡名蒙天下萬古之至冤至痛也 先
王之誠孝祖宗之陰騭昭雪於前增光於今此乃
二百年我 國家無疆之大慶也 先王之盛烈
聖上之偉功前聖後聖易揆一也 光國徽稱昭
揭日星則我 聖上繼述讚揚豈後於人 日豈況
我 皇恩隆洽 聖勅勤懇凡在含生孰不歡抃
伏願 殿下快下乾斷以答臣民之望答曰懇哉
諸宗卿倚予同追之情勿爲如此之言〇弘文館
劄子答曰予意昨已悉之勿爲煩擾〇黃海監司尹

調元馳啓曰海州牧使崔沂濫刑後罷等狀啓
不言某人以某罪受杖受杖不出死與否沂之
所以不報道臣者何意也刑房及執杖者何
人也捧緝牒然莫知其由更為詳察以啓濫刑
時刑房及執杖人並即囚禁俾無逃躲之患
事爲旨矣刑房吳廷聘執杖人李繼彥金
夢淡等捉來推問則吳廷聘招內去四月二
十日牧使在任時出官旨一封以與安縣監金
鑄因爲此人未捉來云即到金鑄家面給官旨
因其指揮西面栗枝居朴多彬朴希急未捉
因官獄第三日牧使按獄因二人親屬侵民
訴狀曰所管報使重治而以其年少迷劣特
宥之令後改過何也各笞三十決罷後朴多彬
則其同生兄幼學朴尙文朴希急則其同姓三
寸幼學朴啓運未受並開豁保授以送朴多

樕朴希逸等所狀則希智縱簡爲居民者狀
取來憑考則可知矣趙秋李龍彥金夢淡
等招曰去四月十五日夕時名不知因人二名各
持三本決杖後下縣康受保援矣且曰州西
面栗枝坊居民高景參等三五人狀曰朴
而樕朴希逸二人同心結黨盜竊爲業橫
行閭里衝火家家而樕則或家家爲母前劫
奪家財或毆打其兄希逸則時在父喪強
奸庶母之弟捏稱僞造之名潛蹈同姓姊父
行惡如是爲人所棄以其含毒常欲殺人如
此之人爲不懲治非但倫紀斁傷人未免殘害
之禍依律治罪云云朴之文朴應運等狀曰民
者因生第三等姪子樕希逸者希是悖惡家行
極爲無狀而樕則不知有母而兄希逸者搆罪矣母
兄之家多發惡測之言希逸則居父之喪強

妹庶母之弟二人法堂持恩夜行隣里爲如三家
乙然衝火民等以狀父之情請能乎哀因而不
思爲然是能悪如是爲有數作則殃必及於父
兄依律定罪後文以民亦爲此齊家之能之收
使於是盜朴而擬朴希逸曰以卿人古狀及門族
淋告觀之則所當依律窮問重治乎汝古年
少未解國法妄發狂性以殺人言十分酌量路
示杖罰名其叔兄更保接殺逆汝其改心易慮
一從父兄之言世乃能於下家及鄉堂收使又
盜朴乎文朴爲運未回汝未同生弟不擬三寸姪
希逸等以一以狀辭觀之常時情戾之狀當
非使依律重典乎汝未之淋曰此輩年少迷
劣稱爲保接十分盜訓示於斟酌決杖許生
保接自以後如前不爲盜訓仍行情戾則
並與汝未非使更莫是保接人朴爲運照

口三寸妹希逸因常时所行情惡本官接一鄉
状許去四月十五日笞三十决後希逸不悛其
過状許之人必欲報讎言每每發惡本鄉之人故
更爲状許則希逸知之結項致死云云又保
援人朴尚文招曰同生弟尚彬叶年十九歲云
氣錢本官受納之後仍爲得病旹痛因同月
二十七日因病致死朴尚彬朴希逸死状則當
初一以品官及民等牧使處呈状中具錄
云云蓋爲尚彬寡母家麹爲家財毆打其兄
希逸身在父喪强奸庶母之事律酒同姓
三寸常以殺人爲心二人結黨隣里衛史作賊
等段俱係重律案此守令擅斷之段牧使
崔沂[illegible]以年少迷劣徑自决杖放送色吏猜貧
命崔沂濫刑之状臣已爲知悉爲受不友之
人法當[illegible]乎臣更爲笞三十决[illegible]保[illegible]族屬

之後相繼致斃死未知之由此令事狀詳在於

各人侔義保授人朴之文朴座運未乖世之

孫刑之房吳應轉執狀人李錫彥金夢淡未

依右書並令堅囚之啓下鞫廳

丙辰五月十一日丁亥

傳曰凡罪人上聞時令宗考事押領考察之
上聞後亦各別嚴査更勿令私相通語○
傳曰凡罪上聞時勿爲露坐雨中使免沾濕之
患○答朴承宗疏曰海州獄事予當親鞫安
城獄事因係備獄卿等○逐之道宜速爲參
鞫以完獄事○傳曰判義禁上疏者出我除以員
罪臣書入大司憲異其事体未安此意論之使
勿爲如此遞差之事○傳曰自前凡違律之事
大臣宰二品以上係是事者府院君卽與百官
啓之地事之可否姑置不論事之規係而當
如是也凡啓辭大臣不參勿爲擧論之事他日移忌
尤不可擧此意政院察爲

丙辰五月十九日戊子

領議政奇自獻等請上尊號事 答曰卿等當此
暑雨來啓不可從之事予心尤用悶感且願諒
予情勿爲更煩○定遠君等請上尊號事
答曰在先王則固是至當在寡躬則豈敢理
分予深歎來心何敢來宜勿更言以安予心○大
司諫南瑾司諫尹訒掌令琴愷林慬持平蔡薏
邊應垣正言李廷鄭良瀜啓曰祖宗重光彝
倫攸敘德言不行至痛畢伸此實吾東方光
前耀後莫大之慶尊號之請固出於當君顯
功之至誠則豈但爲聖上之盛德也追榮祖宗闡
揚先烈亦不可少者聖上雖欲謙抑不受其可得
乎臣等伏見自古帝王盛德大業者必享美名於無
疆今我聖上以無間之孝事大之誠已親蒼被異類
稠疊皇勅延降玉音丁寧昔之妖言怪說無復

爲孽芽於其間浮雲掃盡日月重明環東土數千
里得免爲夷狄禽獸之故者一則曰聖上二則曰聖
上其繼志述事於後一揆固將於我祖宗我
先王則臣民之情至切之處莫如義理之當然
豈可過爲審愼大違輿望而克遵我祖宗我
先王已行之盛典於乎繼述愛激踴循從羣情
○府院前啓三聽渫慶業並命嚴鞫按律定罪
雲緯從坐常刑事○同憲府啓曰凡科舉式年
別試之規初試後會試會試後殿試自有次第其
法至嚴如一線公道惟在於此而前因繕修都監
啓辭特賜沈詢直赴殿試詢即都監之已差
人耳其奉行成文自是職分之當然如有可稱
之勞豈無賞賞之事乎乃以悲辭甘語希冀
是賞畢竟成其所欲豈非可駭之甚乎況詢
嘗初既與他舉子同參初試及其會試有立有

發之納不發一矢不騎一鞍只以涉來營運之功直登
上第與再參會試者等其何以示勸於一世也哉
若以因公出使遷加無前之異數則他日之蔭官
及武士未出身初試後出使者其可一例給及第
乎在前直赴出於獨等居首之人未嘗有自初試
而徑給直赴者請並詢還收成命繕修都監堂上
郎廳亦不無緒勞逮之罪亦並推考答曰並詢事
參酌直赴勿為煩論都監堂上郎廳亦除推考○
司諫院啓爵豈完獄事事仍啓曰自古為國非出
道難三代無以制世為末世移情大行雖科舉一事
尚有公道近年以來中科者未免多口已是寒心
者繕修都監參修之處走功勞自上特下
直赴殿試之命凡酬勞之典自有輕重大小之
差如科舉等棟之以未藝得之人亦敢猜失之人
不敢悲此豈非公道之寓於然也是命之下雖出所

沈銷年嫌
營子沈朴邪
宗家臣仍
度通官舊
恩眷自出屏

乃其流之弊將至於萬世不可革從我國家之製刻
以緩俗讞語重繆自昔以法一誚之及第仍歲萬
誚之及第者係豈不重哉請還收誚論之赴殿
試之命答曰自當量處姑待之誚論事參酌為之
赴目為煩論〇弘文館應教李瀣綏副應教李
廷老校理柳活副校理李垶修撰李昌庭柳從
恒等啟以篡賊之名豈達之罪人臣不共誅之地
不容少逋遵孽巧濕搆捏無祖來隱醜穢垂二百
年至于先王始得昭雪會典誕降彝倫攸敘
而不幸今者衆從傳謬眩亂僞污蔑矯源算其封
疆千里纏織將不盡於禽獸則竊至為寬貸其
為極幸賴殿下踐讖歸正痛辯厚誣宗系再
正奎學緝彰諭誥禪奬皇勑渙汗洪功盛烈
增美重光先聖後至其撥一也嗚呼相傳復地
在扃揖盜之濟情涉斷戲敗度取侮之從縫之

翩翩狼籍於簡篇蟊蠅交亂帝虎見疑我先王章
大王之恭敬臣之誠昭乎日月質諸鬼神而逢彼之誣
一至於此當付參詳辨誣雖得昭釋於書傳言
亦孫之恪則我國臣民之痛庸有極乎幸賴殿下
瀝血疏陳至誠上格天日昭然見晛曰消使庭卷諸
論殄絕於莫行先王在天之靈亦已慰悅則聖上
錫類之孝至此而無以加矣嗚呼右方痛其位
篆華而著趙用吾投措之語見之髮豎膽之
膽裂為今日臣子者孰不叩心而搥胸哉惟我聖
上同承先王付托之命上慶臣子覽撫之勅櫛風
沐雨弘濟艱難東征將士亦皆歡服則謳歌之歸
名位之正四海之多年目者所不見而知之闻而知之
故封章一奏臣鑑於昭劉付之辭快辨無餘者
聖上光明正大之量而有以格之也今此三誣之辨雪
宗社臣民之大慶則肅祖敬宗聖上之孝也

頌德歸美臣子之誠也天地不可模而子模之矣日月
不可畫而晉畫之矣聖上之德大如天地聖上之功
明如日月臣等之請進徽號只欲模其大畫其明矣乃
揄揚盛擧　先王既欲如前則贊美鴻休殿下
何嫌於後乎伏願聖明快賜一俞以答輿望不勝幸
甚答曰在先王則固是至當在寡昧則豈非理
外乎難欺乎心可欺乎宜勿更言以安予心

丙辰五月二十日己丑

政院啓曰判義禁朴永宗即者送言于本院
曰嚴命屢下惶恐以死趨詣於鞫廳係于
海因人決難隨參於鞫亦敢無傳曰係于安
城罪人爲先參鞫事論之海卿罪人親鞫付
推招○律瓚男以院意啓曰黨逆之惡名列
聖之所不能湔洗引倭之冤說　先王之所不
得辨釋聖上之厚彼僭誣誠宗社罔極之
痛乃聖上精誠格乎天至孝感乎神百年羞
辱一國含冤一朝快雪無餘是勅誕降播
告天下萬稷以大書特書無忝乎　祖廟禰廟
之句昭如日星揭乎宇宙親告太廟頒敎中
外其光榮耀後之偉烈度越千古祖宗在天
之靈將何以報至上朝野感戴之心將何以紓
至達哉章甫獻頌者先上賀無乎　光啓何逑畫

之達者如鼓舞祥慶進軸駕前而在廷臣僚獨
不上復形使聖上追豊功無中於後世宗況聖
上之加號如是上自多其功乎占其美也乃反以上尊
祖宗之心闡揚先王之烈則至上之謙讓不居一向
牢拒無乃有負於祖宗之意重拂臣民之情乎
目以國家多事及在臣工政當日新勤戒乎反
重在於度績百僚職造曠日廢仕此尤聖上
反宜軫念而快從也臣亦不勝區區之望惶悶敢啓
答曰路使以近臣其不緣予意宜毋爲也言○吏曹
啓曰備忘記尹根壽以先朝一品宰臣年滿八十令
該曹另施優老之典以示尊敬耆舊之意事傳
教矣尹根壽爵秩已極更無優老可施之典
如何緣職事則係干一時特恩只於該曹反
敢擅擬上裁何如答曰其多般中相當職除授
○戶曹啓曰許晉則已陞資憲知事除授矣尹

尹根壽去國
大勳也王將
錄許爲去
言臣之可然

根壽優老之典時未舉行本曹未有可據之例
大典惠恤條官至一品年七十以上係國家輕重
不得致仕者本曹啓仲賜几杖又曰堂上官致仕
者及功臣父母妻堂上官妻年七十以上本曹是
月致酒肉云者皆於典載或由上一款特賜几
杖或從下一款月致酒肉於書以當稟定啓下
後本曹則舉行之已啓為傳曰知道令於後詳考
古例另議以處○合司啓辭請上徽號事答曰
諭毋煩○兩司合啓三聘牒慶業三載事要詳考事
答曰已諭毋煩○司憲府啓請論老從堂上郎
啓事答曰已諭毋煩○仍請院啓完獄事沈
論事答曰已諭毋煩○領議政奇自獻率百官
請上徽號事答曰已諭毋煩○興安君提等宗
室宗請上徽號事答曰已諭毋煩○立獄遼繫事
揭帖啓來得倭奴形情敵國之多事雖貴國

九十一

優根壽以
先

之章与家康張以僭制強盛為志之後衛而有長貴
國之倚當益嚴也即當轉報各處以共為數處
另小帖止二張而張之遞及章內二種各寄十餘張
府使自送也如鄭護公皆來崇貴國大管等
出世以遊之敵乞之大王惟多數百枚抑以爲
大王之惠耳○弘文館副提學柳濆校理申光業
李崟修撰李昌俊柳汝恒等劉子績工曹辭十章
答曰已諭毋煩

丙辰五月二十七日庚寅

執義金質幹司諫尹詗掌令林健持平鄭遵來啓請上尊號事答曰兩司以國家耳目之官糾劾官邪乃其職也他人若爲不當爲之事猶可糾正君上過擧亦當論執詎可以不當加之號欲加於不知來執法諍爭之言固如是乎引君當道之意恐不在是也毋庸更煩○府院前啓三賊事雲祥事答曰已諭○憲府諫院事答曰近來科擧果皆盡出於公道乎武科殿試與文科殿試似異後勿爲例則不然且急赴事出上命則者遂坐上因之勞苦啓雲論賞事理當然爲何可推之失乎毋庸更煩○諫院前啓完獄事諫論事答曰已諭諫院事近來科擧果皆盡出於公道乎武科殿試與文科殿試似異後勿爲例則不然毋庸更

頒○弘文館副提學柳潚應教李海祿校理柳
活李參修撰柳汝恒等劄子請上尊號事答
曰玉堂乃論思之地也而反欲加予以不當之號
引君當道之義恐不在是也毋庸更煩○領
議政府自獻等率百官啓請上尊號事
答曰自予忝位之後國家多事無一年安靜其
治效可知雖小心戒慎猶懼難濟況為卿等所
逼強受虛號翛然自矜則非但取笑於當時亦
必貽譏於後世決不可從也宜亟停論毋使予更
得罪於上下○定遠君等啓請上尊號
事答曰卿等宜諒予情勿用更煩○傳曰儀賓
不久出來朴大根連為不送以待似可以備當
議處

丙辰五月二十日辛卯
備忘記繕修都監堂上李沖以被論不仕請罷非
如請所輕重懸殊而繕修監董之事方爲緊
急當日內使之仕進檢察任事○備忘記繕修
都監都廳趙尙道朴弘道皆不仕進並罷其當
日內使之仕進察任○領議政齊自獻章百官
請上尊號章批答曰自古榮辱成敗何代無之予
未嘗如予之累經禍亂國無寧靖之時也每一念
之夢魂亦驚後世不以爲譏斯亦足矣豈可冒受
不敢當之虛號重予罪戾卿宜體予意毋庸
強煩○定書君等請上尊號章批答曰已諭○
兩司合司啓請上尊號章批答曰已諭○合啓
三轉堞慶業三賦章雲祥章批答曰已諭○憲
府啓沈詢事都監堂上郎廳事批答曰沈詢
事已從茲以爲急勉未安則論啓此事而已以不當

論之纂修者監坐上並而清推使各得察其任

是何意也句為煩熱○諸說已解完獄乎

此說古事答曰已詳

丙辰五月二十三日壬辰

備忘記謁聖時集春門外速令修理且飭獻祀

儀註何不書入乎並速磨鍊以入事言于該

曹○自昧爽至辰時多雲霧氣酉時日暈

丙辰五月二十四日癸巳

政院啓曰判書禁朴承宗命招則以病不來矣

傳曰自上親鞫則卿之入參小無未安請急親鞫

亟來入侍事諭之○政院啓曰判書禁朴承宗

更招則以爲前命召此惶恐欲死壓當承後

丁寧何敢淹懷稱頉老父腫熱上攻證勢危

急人子之情不忍相離云矣傳曰自上親鞫則卿

之入參小無未安請勿親病亟來入侍事諭

之○政院啓曰判書禁朴承宗更招則以爲

老父熱勢方盛人事不省若熱氣暫降則

其所不趨詣云云矣傳曰更招○政院啓曰朴

承宗更招則以病不來矣傳曰明日更招○午

時王出御仁政殿親鞫罪人前監司尹綱元供

臣二月二十日初到海卯當日差良接待及迎勅

等事沿黃州因巡道因各邑三月始可還到

海州海州牧處臣之足跡曾不來到其處居人無不
相知牧使崔浙與臣年歲老少不敵又無每日相
知之分或五六日一番相會或六七日一番相會只
寒暄相問而已外間多少說話一不開口於本州物
情全不知臣本殘無狀重被臺論杜門待罪
矣本月初三日夕時臣招臣軍官海州人前萬戶
俞灌問於所聞本事情則近來名不知二人因牧使決
杖致死云云臣中未敢的知以為怪出生營大扇本考本事
權光烈因生杖致本州之獄卒刑吏問本州殺
人之由則各人皆曰近間所無牧使私自用刑殺
人之事云云刑推可也亦無招承當妣侍明日更
為嚴刑以得情詳也致斃人名與生死與否然
後方爲狀啓矣殺人重事不趁付啓遣則
啓本稽緩之弊即刻成貼致斃人名與死生與
否未能遂錄只以濫刑死斃狀啓以致措語矇然

衆合萬死臣一自崔沂狀啓罷黜之後渠積其不
平之意出此誣妄不實之言渠亦倚根時有遣
其子弟通于監司之說云云一以務免濫刑之孤一以欲
傾陷臣身白日在上豈可一毫容諱於天威咫
尺之下乎崔沂三寸姪崔有泳臣之外家六寸也
系鄉各異嘗曾不見其面臣到任之後渠來請
見臣本厚於親族待之以厚其後渠或有付來
見四月日不記夕時有泳來見矣身從容言說之
際無端言曰設或有人被誣訴於人則何以處之乎
臣即大聲驚起曰此何言也天日在上為臣子
者待命而已有泳徐言曰謂如此日有告事設此
辭以問也云云臣即起而去臣計慮輕淺猶未辯其
意更不招問崔沂若知如此告事狀則渠即親
到臣處俱陳曲折使之區違可也不為親自來
告又無一張文報因之狀之任意為之偏信迷

者姪子之言謂臣亦爲參知反以歸罪於臣身崔
沂之老妄無識尤極臣本草野孤蹤受國厚恩
濫廁宰列常自感泣報效無路此等情狀曾
若有知則豈可專委於崔沂以致今日之顚倒
自陷於不測之地乎臣計慮輕淺更不聞於崔沂
淚事則萬死無惜云云 ○備忘記待命諸臣依
太廟親祭例請聖時安心隨駕事知委施行 ○備
忘記繕修都監欽敬閣校正提調李沖累日被
論不仕殊甚不察任極爲非矣推考而如罷
職遞爲命招使之察任 ○備忘記親鞫事係至
重判義禁既出還入累招不來法理一切掃盡
棄莫重君命甚可謂知有義禁乎自上前已丁寧
敦諭則有何未安之事乎更以此意宣諭使之
亟來參鞫 ○答李沖疏曰卿無所失有何不仕
之義繕修校正兩役方爲緊急卿可安心察任

丙辰五月二十五日甲午

王世子出御仁政殿親鞫罪人○備忘記敦寧都正朴安世年過七十今又病重加資中樞府事除授以慰其懷安世乃宗之父也○備忘記國家大象動油遮日不足今該曹商議量為卜定使之精造上送堅藏後日以為不時之用○備忘記濁聖配位獻官何不以大臣啓下乎舊例如是乎察啓吏曹回啓曰五禮儀相考文宣王祭親行則配位初獻官議政府為攝則次官行禮酌獻禮則配位奠酌官以三品官行禮載在禮文今次濁聖只行酌獻禮別無可據規例依禮文差定之意敢啓傳曰知道○弘文館劄子請上徽號事答曰以功以德小無加號之理何用強逼乎勿為不敢當之言○兩司合司啓請上尊號事答曰以功以德少無加號之理何用強逼乎勿為不

敢當之言○兩司合啓三聘渫慶業三賊事雲祥
事答曰已諭不允○司諫院前啓沈詗事大靜爲
縣在巨海絶嶼之中方伯之所不巡到使价之所不
通行且是多物貨產馬之地故自前遴擇常重
於他邑新啓監朴奇男發身卑微又無名稱今
本職物情莫不駭怪請命罷職其代各別擇
遣答曰沈詗細事不足○司憲府前啓沈詗事答曰
已諭○領議政奇自獻率百官請上尊號古事
答曰以功以德小無加號之理何用強逼乎宜勿爲不
敢當之言○百官再啓請上尊號事答曰可謂之
事則豈待日至再啓也勿爲徒勞各退察我○完
平君瑂等請上尊號事答曰與百官啓同○以鄭
廣敬爲尚衣院正李昌後爲司僕院僉正柳汝恪
爲弘文副修撰黃紐爲承政院注書李考之華
爲藝文館待教申應榘爲高陽郡守盧

川君朴晋章爲咸興判官

丙辰五月二十六日乙未

備忘記昨日散齋日也啓辭勿爲捧入事曾已下教

而政院不察雖公事務皆入啓殊無傳教之意今

後凡齋戒 國忌日一依傳教察爲○

丙辰五月二十七日丙申

黃海監司白大珩馳啓海州牧使鄭榮國牒報曰牧使到任之後豁聞一鄕公論則水軍全夢虎父子之死不厭衆心云取考前牧使時推案則夢虎子應男以州居成文浹李寬等爲徐羊甲餘黨告變事也爲臣子者蒼黃上變之不暇而前監司牧使等非但不爲上聞反加嚴刑杖殺告變之人愛護文浹如救焚拯溺其心所在未可測也設使應男之言未必盡信藩臣之職上報朝廷恭俟命令而已豈容肆行威福生綏殺此自以爲得計哉况羊甲久住州地與文浹等萬無不相親之理只以文浹名家孽屬莫有未辨 武斷一鄕故雖不知其情狀者莫敢開口獨有應男者忘身衰告事未上聞父子俱被搏殺以此觀之文浹之有根據難犯之勢

灼然無疑文溙等當還逆與否難未詳知夢虎父
子冤死之痛不可掩覆其時刑房吳敬老執
杖本金大豐等時方出去因夢虎等屍体未委
推問則將為後日難處之患獄中埋置云云如此
極重事知而不爲轉報則難免自陷之罪敢此
回報云云 臣即令本州捕捉成文溙李寬等以
待朝廷處置且取考本州前後推案則全庭
男發告之狀在於四月初一日朴而彬朴希逸等
又在於四月十日 徐賊維當還虛實間既已發告
則爲人臣者所當星火轉聞于朝廷而何敢從
始掩覆不報朝廷任意酷刑一月之內使全庭男
之父子朴而彬之叔姪皆至滅跡其間情狀有不可
測全庭男及其父夢虎等屍体其妻子亦不得
來見當此炎熱埋置獄中此皆怨懟於崔沂之
酷刑而亦不得接跡於其門崔沂之家後至猾吏

測右極痛悪之〻傳曰成文淡李寬呉敬老金
大豊等及金夢虎金應男妻子並合手來大術
榮國皆為悖無賴見棄人類爲讚男菁陰嶸有此應自此
海獄益蔓矣○傳旨御定記成陵忌辰祭獻官因大雨水
漲不即渡涉令後預令京畿船隻待候渡涉
事令該曹察處之

丙辰五月二十八日 丁酉

傳曰親鞫爲之○兩司合辭前啓請上尊事答
曰已諭休煩○合司再啓請上尊號事答曰不允
○領議政奇自獻率百官請上尊號事答曰予
以否德猥承 祖宗艱大之業懍懍危懼罔敢少
懈今已九年而治國無狀罪戾甚重逆獄連
起群怨滿國天譴疊見亘用夏憂惕兢言日與
累月戒嚴則豈修張文具僭受虛號之時哉
俯仰愧怍自知決不可也宜察予情勿爲更言
○百官再啓上尊號事答曰至於再啓予用
悶焉如有一毫可從則百僚豈煩擾此極何可
強拂群情宜諒予意勿用更煩退去察職○
諫院啓兪泌論事答曰已諭休煩○合啓云
祥事三聘濮慶等三賊事答曰已諭休煩○
司憲府前啓兪泌論事都監堂上郎廳事答曰已

諭休煩○弘文館劄子請上徽號事啓曰已諭休煩
○午時王御仁政門親鞫罪人傳于韓瓚男曰
崔多沫則出頭辭而置之罪人尹誧元工剮王曰
罪人林守亨元情不獄罪人朴以雲合手來元情
王問曰汝名之意如何以雲曰兄名文運我名以運
矣大司諫南隆曰自古罪人先削職名請尹誧元
特命削去何如王曰然王曰朴乃彬妻妾多之乎以
雲曰本無妻妾矣王曰罪人朴以運下獄罪人崔
有沫拿來元情幼學崔多沫供曰臣與雖浚
辛寡母居海州適叔父崔浙為本州牧使臣
浙來相見四月十五日臣在衙內冊房叔父招之
持一文書謂臣曰朴希逸朴而彬等因其里人聯
狀將以不孝倫治而年少無識之人不忍而先繩
重律極為殘忍故略施杖四刻使之改行自新則渠
等稱以告變呈此文書從甚無形處之極難安注

問于監國而不言其名之在其中斟酌問之以觀其
意處之似當云云臣與監國異姓六寸也即詣監
營則監國坐於大廳東壁臣入坐其側因問曰即
有誣告之事則何以處之監國曰是何事也臣
曰有一罪人上變輸送大臣多入其中云監國
起入房內細問曰某某宰相入之乎臣答曰右相
之名居首云云監國驚懼失色曰此等事大不
近似處之不可輕易當此輸送治獄之日如此不
近之事無之則將不免五賊之名本官自當善
處可也臣曰何以則善處監國曰善為說辭
開諭後放送之則其人或得免死則自當無事
矣臣更為告變渠等自為之可也云臣因言
或告者之名已在獄告之中則將何以處之監國
驚動失色曰天日在上自當上疏待命而已臣曰
非實為此事設辭問之耳即起出來矣遂歸然

父叔父曰吾意亦如此吾不忍以國舅元勳之名上
變告即招而捕於階前親授逆告之書因放送之
又招希逸叔父座還而捕兄而文保授而送之臣
只參見而已其餘事則不知矣其文書則臣雖坐
嘗時叔父持之臣暫見初面則以紙張爲目而書名
人姓名矣叔父急送臣於監營故不得詳見臣
還自監營見之則日已昏黑而捕等尚在庭
中叔父手持而捕等竟書秘之不使人見故臣僅
見其初頭竟書外書紙非冊也乃一片紙半張也
所以見故不知矣臣於其後得見之則多中及
人姓不多而只書謀將本邑之人則陪將書之多
本邑之人看或知之者不得見於此於不知者違
之王曰崔多緣者一兩父伊誰將雲從鄭曰崔沂
同生崔洙之子矣王曰其文書人姓名何以逢
曰其詳不可知白紙半張以紙將多書之矣王

曰尹調元進來以崔有泳招辭憑問可也韓濬男
進曰罪人玄令無金伊介拿來上闕矣王曰知道
濬男進曰玄金無爾伊介將欲拿來元情頭緖
何以問之乎王曰與大臣推官議更問之王使濬
男問于罪人尹調元曰九月山有何等罪人宋若
有之則何不馳啓乎尹調元供曰韓林李芷江於
書中有人來言九月山中有火賊云何不搆捕乎
在於隱匿更無聞矣身為驚動使人密問於山
中逃處則來中辭息決難捕捉茲不得馳啓
耳王問尹調元曰崔泳殺朴而掩事一邑之人無
不知之海為隱自專不中知以日稱為何不早
言於昔日稱之中有稱曰若知之則何不即馳啓
乎王曰尹調元崔有泳下獄

丙辰五月廿九日戊戌

備忘記前頭國家多有營繕之事繕修用餘材木切勿發賣一一計數藏置以爲日後之需用事言于本曹監○備忘記劉馨男許銘命招引見王賜鹿皮各一領而罷○答兵曹判書朴承宗疏曰知卿雖重豈可無赴命之期哉鞫獄甚重速爲參鞫

政院啓曰汎香山纔具兒以畢役行移但院上御多樂器及女妓舟糧等物守令軍士自本州六名定送不能役軍士不足以二名定送自癸丑年爲始專不定送又加以汎香山藏置史庫而史官留閤不進更造作假家以出役其工而定守令極爲悶慮汎香山守令軍二名依前例令兵曹定送何如傳曰允○合司啓請上尊號事答曰不願鋪張云云啓稱言只顧守拙措辭而臣民之情亦可直達也宜速從請後予毋更問

所以垂後世○合啓三聘湛慶業三賊事答曰
不允○合啓雲祥事答曰不允○憲府前啓沈
詢事者監當上即啓事答曰不允○諫院前啓沈
詢事答不允○領議政奇自獻等率百官請上
當歸事答曰今日上歸之請果皆國人之誠乎不
然則尤不可強受也明矣俟終予闋毋庸煩擾○百
官再啓請上當歸事答曰不可從也毋庸再煩
宗○合司再啓請上當歸事答曰已諭不允○宗
~~宗親府等~~再啓請上當歸事答曰予意已決于邦
廷卿等宜勿更言以安予心○宗室再啓請上當
歸事答曰不可從也毋庸再煩○答玉堂劄曰與
合司答同○答監察等疏曰不可從之意已諭
于兩司等勿爲並煩○[illegible]

丙辰五月二十日己亥

正言李涎啓曰本院齊坐時忠原縣監李景嚴僉議出署經矣今聞物議以厥父方在待命之中而其子略無顧忌敢欲赴任甚至官之出署經極為非矣臣同參席上昏不及察之失在所難免請命遞斥臣職 答曰勿辭 ○大司諫南禋啓曰忠原縣監李景嚴年少文官也但知本職專為不可而不思其父方在待命之中僉議出署經矣今見同僚避嫌之辭臣之昏不致察甚矣請遞臣職 答曰勿辭 ○司諫尹詗正言鄭良瀗啓曰臣伏見同僚引避之辭李景嚴署經之時臣亦同參議出不可偃然處臺同僚請遞臣職 答曰勿辭 ○王巳時出御仁政門親鞫罪人崔有石柳檃朴霽尹廷禝俞灌俞世曾王問于崔有石曰爾父勳戚大臣以下名官廣言博引告之而

正犯則諱而不言其間事狀爾必知之其悉以告有
石招辭朝廷之人雖可記得海鄉之人不能盡記
故云爾韓瓚男硋曰罪人崔有石招辭讀而聞之
秘密備忘記崔有石以一家人沂之元情視告人加
減事及朴而彬等告變文書中名錄人實數告
變者處置等事必詳知之各各一一從實直告
曰罪人崔有石下罪人柳燦進幼學柳燦供臣以
崔所之亡女壻乙巳年段娶常時各居盡同不
得頻頻往見於崔家凡事未得詳知今年四月以
家中癘疫乘家出避于富平農所傳中妻父
不意見罷自富平即爲上來仍中京令命一家
之人不能趨視討其入城日數與同壻尹達禝
迎候路上連日不見本月初十日日昏時追瞻地相逢
馳到城外城門已閉投宿於新門外妻三寸切右
尹崔達之家翌日仍自覲妻父自以所見從實

納招急書中所錄人則臣今不得知而聞宣傳官兪
世曾以烽燧摘奸事往還海西之臣與世曾居在
一洞又爲族分故臣妻父見羅曲折往見世曾則世
曾曰牧使之見羅必因盜自畏惕吾言之狀甚矣又曰
吾將往海西時下去于一宰相家宰相曰海西有
大賊云以此爲言須詳細詢問而來若不存心則海
當死云又曰吾到載寧時有一人李姓忘其名者
納刺求見即爲招見則其人辟左右附耳語曰道
內有大變宣傳官其已知之耶吾以未知答之
則其人曰海州有朴而楙等欲爲告變被本官
杖殺云云吾問所告事何變云則其人曰逆賊
事急書中首錄鄭昌衍朴承宗柳希奮其
他宰相名字甚多不能盡記勸我具由狀啓吾
曰若然則必先因海身然後狀啓云則其人曰當
更加聞見來告即爲退出云云以此推之則朴而

彬等未發告之前余千宰相頗知海西之事史
賊世曾在本道時亦與李姓人亦謂無凡書中亦
錄姓名相與問答至於其人之名忘卻云其極
為殊常如此之言非臣所獨知世曾之六寸兄兪
番曾亦為參聞世曾及番曾處憑問此等曲折
則今此獄事在草之際元不干涉而因世曾始
以此言狀啓下矣且臣言于世曾曰宣傳官之言
若然則妻父老妄處置虛漏及得重罪矣因
為出來見妻父問其曲折則杖殺之言千萬無
理誣捏偏蔽之事則至於威之下萬無加減之理
而老怯不達之致矣妻父元情事則妻父未就獄
前刑曹判書許積專人致書於禁府門外臣所
在處曰欲見元情全文則可以開好還云臣即言于
妻父則妻父答曰罪人元情自當從容寫呈之
豈可聽人之言而修飾點因爲未出道乎云萬

柳燦未發知
也曾經省
此柳丹家
術從来言
珊琨不為
而曾救以
剃臻者
㦲貴燦之物
招其曾穿
諸取言燦
登鞫死乎
承宗未不以
救

一與他人相從則固當死生之義捨此指好逆權
重之人多更求何人乎臣雖不學無識生長世祿
之家素知人臣事君之道當此雷霆之下莫大
莫重之事豈可為妻父自陷於不測之罪哉云
王曰近来罪人獄间言語相通者擧[illegible]事無之
傳者而不無相通事今後嚴加申飭 王曰罪人
柳燦受鞫推漏落事誰言耶問之 王曰柳燦
等㦲日拿囚事察啓辞纘男啓曰五月六日拿
因云矣然答曰知道 王未时還入幕次傳于纘
男曰罪人柳燦捧招封入 王申时還出御○王
曰罪人朴霽下罪人柳燦進○王问曰許筠與
渠族親乎相知人乎久矣入之闲简誰便送之
曰乎柳燦柳燦曰非族人也乃相知之人云厥简
推入○王曰罪人柳燦下罪人尹廷稷進○王
曰金起门金鎰金鍾金起毅等四人合乎来○韩

濽男承曰罪人柳燦招中俞世曾曰李姓人言之云根因拿來憑問何如啓曰俞世曾拿問○王曰崔沂前則言趙挺而元情時何不言乎問于尹廷稷○王曰問事郎廳以半草書之速寫文書○韓濽男承曰俞世曾頭辭書承傳敎矣領相病重不得入來何以爲之王曰大臣不可無參爲入來頭辭書承後出○韓濽男承曰領相以傳敎之意諭之則時方嘔吐不能入來云矣王曰遣問事郎廳書承○傳曰俞灌受海州之事重無知之不爲多招則以嚴刑鞫之其意以告事言之○傳曰告變人文書中姓名及崔沂擅殺曲折問于俞灌韓濽男承曰問乎俞灌則擅殺曲折及文書皆夜間之事而下人亦是崔沂管下人與沂因以爲之臣則以營軍官何以知之云矣○傳曰李安源令捕盜廳跟尋李湜拿來柳時英

只張尋捕之時英繼之子也○王曰付還入幕次○左右
捕盜大將啓曰書源拿來了傳教矣柳時英
書源生張捕捉敢啓傳曰知道拿囚○推鞫啓
啓曰群議皆以為柳繼則以俞番曾為參聽
世曾之言世曾則以為柳繼幸俞番曾子末
兩言以為相推悟番曾拿問為當云敢啓傳
曰依啓崔莊之贇并拿問○韓纘男啓曰罷
人俞世曾捧招封入○王曰衆人俞世曾闕門外
保放待令○三更三點王命罷親鞫○夜一更流
星出角星入北方天陰狀如鉢尾長五六尺許
色白 因人以大獲
時有告城丁哉誣告文臣李克壤等謀逆四
較牒告之雄成以拷訊者數十人王將重究之會
海嶽大起以強弼孫路誣乞兒忠六不反重詳訊
定眼來使大監以詳告以刑死并定配

甚深秘法諸尊無量之秘密本人

也

右此刻ハ賢天長承[illegible]

又其中ニ於テ忠朝見於

摺布奈員殊

全

丙辰

丙辰六月初九日庚子

午時王御仁政門親鞫○罪人柳特英（□之子）李源鄭忠

男供招忠男者以京司吏也海南人一族同在海獄自願

出京首以陳達牧出節業固營自大衍以處誘也其供

曰臣在囚時聞而彬之言每其後以聞相同四月日不

記初更時年少兩班二人一時囚於外獄一則囚於內獄

臣邊鋭竟時聞內獄無窮之辭問之則曰我朴而彬也

自官捉來中路是杖無故令將死矣是心怪再臣問何

故捉來且何故中路私打而彬曰吾六寸朴廷運與其

同里前縣監金緯安岳原前縣監申孝業謀逆孝業

以衆之事則孝業成母廷運鑄以衆則緯成母板刻印

出置之廷運家將送孝業處爲合謀者以誅康生入廷運

家偽取其母縣等力不能奪欲以定罪飾辭告官金緯

崔有深崔有涵等密言于牧使如是誣陷矣自官來捕之

前朴廷運朴而文私自同吾於庫間金緯與李原長應聘

等縛致殺光潤口招杖曰速速還修取之物云〻吾不
堪其杖乃言埋在場邊石下源等掘取以來錡是其
書冊件錄縛請毋具莧一以欲殺我而猶庭鞫以為人
命至重必告官處之乃告牧使如是拘留渠等謀逆覆露
於吾欲誣我以空罪天知之矣吾曰干涉牧使之事如此年
少之人何以言之乎而彬曰將殺吾身吾豈偶然言之吾有
簡〻言之〻事此所以崔有源崔有源金詩次郎為之綴
邑中孝業乃朴致達妹夫也多力有權於武士中其言
曰吾邑近處所吾當為之與金詩等相約而出後致達性
詩家言曰相約之事何速〻必相語之際使吾不得參聽鄉
吾知其綢密每〻竊覗欲聽知乎仍言金詩家相會來錢
有源請告牧使於其家牧使陞邑後四月其母乃歿而其日
牧使之言則不得聞知矣臣又問曰年少之人何如是妄言
乎此所係取母中此變軍兵事何而彬曰早官出而或為陛
三百餘人云臣問曰中孝業之言此聽之乎而彬曰孝業一

當來坐延房中延問所約事幾何孝業曰七百餘人
云臣問然則所何爲乎子彬曰中孝業與兄二三結事所約
會於白沙汀欲京付其〻人幸來自中相約曰牧使亦陞去
臣曰彼所白沙汀約會矣此所何處爲之乎而彬曰金請問
于牧使則牧使曰以護去相聚時其言爲云〻而彬已死
人也吾之所言無憑可考似不可陳達云其後四日牧使爲
族會吾方被囚問官門下人曰族會來集者幾人官人答曰
數則不知云因日夕飯十八壁六巡云吾問曰其人皆滿〻家
乎答曰或隨來者如子弟不集宴者皆得食云矣又於四日
二十八日崔有涵家婚姻時牧使陞禾將行約曰但爲
後觀景白沙汀陞來松禾義律云其日牧使宿於崔有
涵家翌〻宣因彼請牧使不陞沙汀直入官家云〻子彬所言
聽之殊常故臣常窺伺則印矣臣又問子彬曰不少官矣
豈爲如此事乎子彬曰不無其言矣牧使異陞四寸許威
昆在京中而不言請來留住此處出給米五十石堂香

深崔有涵忠中原許坛等多給辛石此亦殊常極駭
五六人夜與同宿盡以陛生死付之相與誓此生之定寧今者
矣其痕跡亦豈不知乎臣曰然與於矣此實謀害謀逆
之約者何事乎而彬曰中者業朴到運陛令謀害相議付
至運曰議于此支儕輩則諸人曰國家宮闕造成未
久又先室閥上年旱氣太甚士失農業今年絕粮之付
又以斫木侵我海西之人誅之上詩云臣又問其統欲何為
而彬曰非矣詩亦託以上統誅私室云云此乃一二更相語
之事翌日復見而彬與之生置外獄而者人事希逸掛
枷之時臣問希逸曰以何事逢此禍乎希逸曰死付於終
耳其夕而彬言于獄卒曰內獄有可語者臣問知此意
翁以此支謀害翌日初發二罪人並捉向收第各三十條
按一謀云云臣曰此付國法細致乎而彬等罪名甚重
何以不稟告日而擅殺乎或曰如渠得生之付矣翌日夕
獄謀逆緣由問臣顯其曰吾之此人不可為之件也臣

問何事乎隨差曰昨々決罰二罪人出去時鄉所使令
等來言曰其長木二箇給之其後州衙面有澤水處
其尾一者以是擲而彬納於澤中欲水而死仍埋置
澤邊云人無此草露矣臣曰雖聞此教令中此言杷
爲殺忍矣而彬死死之後當以澄郡状照律請
令因云朴聖運朴而文等皆供招因三々申孝業於
婕居下來決之且謂臣曰此何事殺囚乎吾所見
招人來乎孝業踧生々已殺矣孝業復來言乎朴聖
運曰上京後供辭則何以爲之聖運曰一則結項而因
齊殺死以此供招不可加之矣孝業曰婕句辭之聖運
曰吾所當從而爲而爲之孝業曰此爲人欲使所太妄之文
情何婕句辭之而又無聖運何殊其情而文相結聖運曰
則非吾所殺而明置我死地吾當從實之聖運皆能
則任所以爲之此所冀漢依初供爲之可也其後孝業當
三々出入獄中無人處相々密之一々或五六度矣且

臣於其日又問而彬曰朝廷間亦有系緣者乎而彬曰
此則不可知而京中出入之人其類極厭之矣孝業聚
集之人不過自中武才者也海州事則崔沂族中干連
者為之耳定人則其誰為之臣又問成冊中或有宰相
乎而彬曰吾雖少朝廷間以仕人則皆知其名如此
之人本無之矣而彬仍問于臣曰吾段以無為言而
何再問乎臣曰我豈有所知乎如此事悉或有煩瀆
耳而彬曰此非因煩瀆而書之此乃實事也臣言于
而彬曰若虛事則何至成冊而見偷於我乎而彬又
言于臣曰此時海牧非得時之人臣曰海言亦義矣
所謂知策指名目所謂名目指東西也而彬曰海牧
與他人議論沒為事者乎觀其意似不附黨於不干
朝廷而只與族戚及官相議也臣又問邑中之人書
於其冊者某何而彬曰有名者十餘人矣臣曰是何
言也其々人書之乎而彬德言曰出身李源吳海源

鄉吏吳忠立吳汝泮進士吳大寬鄉吏吳夢鸞該掾
尹希仁被囚人吳庭聘吳致老吳誠老成文決出身
吳希勳云云怨云云問答以言者十三而一人則忘之
矣追後思之乃吳彥鵠也臣又問村中之人緣何而
彬曰此則不須問也皆是崔沂所爲也又問爲首者
誰也而彬曰許崔等也蓋指許增崔有源崔有涵也
犯官事則朴丞運以諸人之意言于中孝業孝業曰
甚當云十三人則以歃爲謀逆之人亦自知將死舉
皆赴心矣犯官日日則臣不及問而亦可知矣族屬
許涵急急請來材木以載船意意上京議於以用惡
惡上送仍爲上疏乃其計也許咸者乃許咸從娚也
崔沂聽請而來久久留之故以爲綢繆云矣以而彬
以言觀之則列邑守令及朝廷之人皆不犯名於凶
書而未知崔沂上京供辭何據爲之耳大醫安岳信川
載寧鳳山四邑守令皆因崔沂供辭迢燃廣事將爲

上京當此農時豈不有契乎臣無雀所及孝業别無
爀怨而事已覘露故如是陳達臣言不實則臣當死
矣臣言若實則自有死者矣且臣在獄時金夢甫父
子皆被杖死其事臣豈不知也夢甫等以寔成文決
爲終羊甲除慮呈狀于巷司而牧使以長木杖夢甫
父子各一百三十趂於黎明打至午時夢甫則即死
其子廷男下獄不死而絶言氣水飲形吏以石壓
枷而殺刑吏則吳敬老也鈇直滌妻今因人壓石因
人乃趙莫金析欣方京居金廷乃奴莫同及羅景春
也夢甫與臣同因一度夢甫父子與成文決等常常
爭鬪曰此非羊甲除慮乎文決曰我豈逆慮乎夢甫
曰此非道慮則羊甲紙價及羊甲之魟何以取用乎
文決不能答且夢甫與李寔相詰事於夢甫於寔曰
汝家行止荒唐人何以出入乎云云夢甫呈于推官
曰李寔是今縣四寸許說之妻娚推事不明若即退

則當呈推鞫云以語令鋋乃牧使崔洐也呈狀第二
日夢即普皆死云供入王傳于韓纘男曰海州人皆
泉逆謀乎託稱上疏欲為犯闕之狀及考叢容貌年
歲並問纘男亟曰問于忠男則許咸在京許𡊨在海
州謀逆則中考叢首倡云矣王曰犯宿衛次何時為
之乎逆謀因繕修為之乎纘男亟曰問于忠男則因
繕修為之亟請許涵之來則其黨謀在逃的矣王曰
鞫逮若無干涉者則與崔洐干連者並亦抱纘男亟
曰干連者乃許堧而從以咸達之云矣王曰許堧令
捕盜廳跟捕許𡊨崔孝事拿來海州十二人並拿來
其因囚四人亦拿來○傳曰給忠男下獄付明火爵
爲解枷杻着裏救療○廷鞫罪人李春種給欲山崔
叔天除安國尹得與洪奉壽李應明朴彥秀金京立
尹復與文情崔廷賓拿囚

丙辰六月初二日辛丑
刑曹判書許筠上疏大槩柳燦納招時以臣之小札進
呈云臣初聞戚汲之言知臣一家人亦入於崔沂招
辭而權韐氣着知之云欲知誰某即答問於韐且待
其來則韐來言之始知其詳但沂之納招付增減人
名與免情初草有異欲爲鉗人口免己罪之計指嗾
厥婿以其投韐之札自爲奇貨至於上達其答中說
話不過略詳問人名且以爲從實直招則自就好運
云耳因此攄臣救飾曲折事○傳曰係干安城罪人
爲先推招差飭取鞫○諫院前啓沈訥事新啓忠原
縣監李宗嚴爲人狠愎當厥父待命之日敢生赴任
之計請罷職王獄罪人已爲拿來則不可一刻逗帶
而再昨以洪堂因械送罪人金永立經一夜此同該
府考事請先罷後推○憲府前啓沈訥事者當上
郎廳推考事新啓致罪人經夜始囚以致後之無窮之

契當該考事先罷後推〻府院合辭徑告諸賊事不
從○百官初啓上疏事不從○再啓亦不從○答府
曰納也陛來替遷勤苦甚矣雖直赴何至大妨乎提
調以下相議請責則有何循私之歸乎收已赴之命
出於上非出於下則考〻出上郎廳尤不可並論
豈可以不近之事請推至此事甚未安並不允仰諒
事依啓○答院曰收納事府答同考事發推事依啓
李宗岳遞差○合司請上疏再啓不從○親鞫罪人
金永之推付以丁忠吉李原丁忠男之情係考事五
次出去親鞫五更罷○兵曹啓曰臣等伏聞獵林李
莊移書尹調元曰九月山中有大賊云臣等聽來本
道漢總不聞自上特命應衛漫不省覺臣等不勝之
罪合置重典既聞之後宜有所受送魁捉殺當來就
捕依　先為習異山搜探例令本道各使待藥捉山
賊把盡搜探宜當但事係重大罪事務大臣行公何

如欲害朴承宗之孫也承宗與爾瞻連步爭權分黨
互相譏軋莊重爾瞻腹心承宗姻攀莊名侵及爾瞻
乘機憤爭之態每發於章劄侮蔑殆逼無忌憚如此
○有政谷山郡守李曙加嘉善捉捕功也崔應虛為
同副承旨傳曰參議世司安庭亨加資尹英賢乃守
積年仕傳也年滿六十百官加直授僉知待闕除授

丙辰六月初三日壬寅

禁府啓府獄三十二間海州罪人三十五名前則一間囚一人今則獄間少而罪人多已捧招者疊囚何如答曰海州罪人不可混囚與安城罪人分囚而女人則混囚於一間○禮曹判書李爾瞻劄子粲回調之招辭翰林李莛聞九月山有劇賊之說於臣家之來家而發書於渠云臣即問李莛則莛答以曾無江聞豈有發書之理云調之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構陷搢紳欲售推諉免罪之計貴言一播本無因此至請發告搜探則調之惑亂人聽尤極痛惡臣既名出渠口敢陳梗槩事○許筠再啓入啓○百官請上號再啓不從○傳曰今番謁聖武科初試觀能非極入格數少並與無赴人盡取不妨議大臣以處○答曹參判李覺啓辭上號○答領相奇自獻劄曰由予不德逆獄又起致卿將深用未安宜體予意調理氣鞫

安心討逆以安社稷○答右議政鄭仁弘劄曰逆獄
又起國事艱危卿宜斯速上來以安社稷贊宦稽陛
安心爲善○合司啓請上號再啓不從○玉堂劄請
上號答曰無加號之理有煩極之弊此在　先朝
已成就之事乎予何敢掠爲己功有如山河今當奏
請實出於臣子之至情不可以此冒受大號萬無可
從之理勿煩○府院啓決納事答曰上即啓給推
事不從○翊衛姜燧上疏請上號

丙辰六月初四日癸卯

午時王御仁政門親鞫○俾莫進良女雲承正之全成
男卿史吳毅老羅將金大豐出身金鏈供招○傳曰
海州逮捕絡繹為加鎮定中孝業若逃躲則十分當
色必捕之意下諭于黃海監司○答兵曹啓曰應衛
則自上因狀言使為也九月山大賊有無虛的難知
設曰有之此賊豈至於老長入此山乎搜山之舉恐
不可輕為勿施○答吏曹判書朴承宗辭職疏曰省
疏具悉此豈卿每陳詳章不厭辭事之時乎罪人柳
多往鞫方急卿宜安心勿辭急速參鞫○答李爾瞻
劄曰省劄具悉卿宜安心○百官初五請上尊號曰
非獨謙也實欲如此人君信勢自高何必加號於後
益尊乎況前已受號此亦補遺窠生之一端也近來
國家禍亂不絶者未必非前日冒受虛號之致日夜
憂惕若無所容況豈可再受以取僭號乎此理甚明

勿爲更煩○玉堂請上辭合司請上辭百官答曰○
百官合司再請上辭答曰予以無功居儲之身前後
之受辭亦寢寢不安又何家再說於今日一之不可
況再受乎加受尊號蒙稱爲生於極地而受乎無見
至霜瞿然惆然同知僞生宜深諒予意勿爲煩擾○
宗室請上尊號答曰可從之事寧不從乎毋庸更煩
○兩司合啓請告諸賊事不從○府陵前至沈納事
者皆上郎啓事不從○府院所至奏說一字令一
庭官無下查覈之教無非之筆皆以奔走稱之無免爲
長策內外因號請自今勿下查覈之命答曰當量處○
府院至台鼎久曠亟下賢德遄召右相也鄭仁弘依啓○敬翁
罪人全戚男等七人竝拿○吏禮曹郎官數從鄭仁弘

丙辰六月初五日甲辰

午時王御仁政門親鞫。罪人幼學金起敏幼學金

起門生員李埴前訓導成文泱良女玉善良女柳夜

供招○傳曰徐羊甲同生徐彥祥爲吏曹書吏云令

捕盜廳根捕捕盜廳啓曰吏曹書吏中無徐彥祥只

有徐得信云傳曰有誅分守閤之續男以捕盜廳啓

啓曰此羊甲弟不相干此有海州官主人云王曰議

啓推官李慶涵曰徐益之子爲吏曹書吏而稱不童

必知之未聞徐乃信爲徐益之子也王曰徐得信敎

送○百官宗室合司請上尊號答曰不辭忝位九載

無一善狀昌天實欲戒怒長年鞫獄每奪農時生民

困悴寃獄載途內而多著攜貳外而急警多虞仰觀

俯察危兆敗徵日甚一日予夙夜忘寐寢食靡寧當

此之時姑使捕士法言日陳戒于左右補闕彌遺當

懼難瘉之之至諛鋪張危事揚譽過實予甚慚赧顏

百四十七

諸卿亟寢謀舉以安予心不操章也再亟答曰宗系
快雪則我々 皇考之盛烈也奏示 天錫以景亟
子之至情也有何卓異上號之實績乎予見亟痛惻
醜於深此乃發於中情不能自抑也宜諒予向亟傅
勿拘答 宗室再亟曰不得泰任之後罪戾甚多日夜
至惕罔知攸措安有加號之理乎惟諸戚勿我迫宗
幸甚々 至尚請上號答曰論思之雅義理之所在云
今天下安有加意號之理乎至尚宜倡大義止庭論
以安予心々為國前亟以不從○親勳府人金起觀
等六人供招之政院亟遠竄出郎官敦諭大臣來安
速之傳諭之從之

丙辰六月初六日乙巳

傳曰凡獄事必急急推鞫可得其情方推官晚會後
後推鞫逆獄久滯多矣早會事申飭爲之○鞫廳罪
人俞爾曾崔應賓李謹供招○副校理李埈上疏九
月山大賊之說臣曾不得聞知而尹調元與亞友於
簡札中云請對臣雜事○傳曰因繫滿獄推鞫方急
依之例兩司長官勿爲遞去待變置即爲入侍參鞫
○領相奇自獻啓曰首相卜相之前無他大臣臣
不敢獨卜請亟遣官問於他大臣○傳曰沈詗相當
聽除校使之謁聖赴試時兩司方請納事○被嘗生
李藏等請上尊號○百官宗室兩司玉堂請上尊號
答曰當此暑月〻等徐爲來啓不可從之事予心尤
用悶也須諒勿煩再啓答曰誤無是理也來屢經
稠疫疾新嬰身日與藥爐相爲精神盡放軀殼徒存
無主人也惟願亟停此擧使予安年調保宗化歸真

則受困於丅等多矣況已忝擧下之誡其与之舉得
係何矣宜謹予主母痛煩極○府說前至此不況○
以李安納為同所私者眭大欲為分私者於宗派為
無從書傳曰李常恒出孫居學除授卜相封入未

丙辰六月初十日 丙午

辰時 王御仁政門親鞫○罪人前縣令許燁幼學崔

宥涵官奴李祿表供招○罪人金鑄李源朴廷運更

鞫不服○百官宗室合司玉堂請上尊號不得三啓

答曰百僚賤雜强請至此上下相持已踰數旬不敢

以予之得罪萬世而不顧國事但鞫逆方急何可以

及此事寧有後當勉從〻等之請○府院君箋

堂上以啓辭事次詣事少不得

丙辰六月初八日 丁未

王御仁政門親鞫○百官請亟上尊號不從王允許

爭執後勉從而群臣猶請亟擧○兩司前啓[illegible]不從

○海州罪人許增等十四名拿來○親鞫罪人朴而

文等六名供招

丙辰六月初九日戊申

庭鞫○合啓三賊事不允○府使前啓此納事發落

間姑停○罪人其大覲等六人供招

丙辰六月初十日 己酉

鞫廳罪人鄉吏吳誠老吳彥鶴營羅將奉是羅景春

驛子趙莫金私奴莫同前僉使孫正國前氣奉金好

雲供招〇推考啓上歸決之啓傳者堂上郞廳啓

速差出上歸吉日推擇箋文等事次第舉行從之〇

合啓前啓不從

丙辰六月十一日庚戌

慶尚道司記趙亮寧無官金山郡守呈稱縣居前教

授鄭構端改發於上之言不可置而不問其二子及

采聽人李景熙等三人不告官金袞等四人生言人

鄭業並囚禁待朝廷處置事〇合啓前已不從〇徵

考事一欵生去

丙辰六月十二日辛亥

鞫啓罪人前經歷許增鄉吏崔仍終民丁李小君供招○傳曰上辭方物物膳依上年例共兩殷東宮封進事察行○合到前到不限

丙辰六月十三日 壬子

傳曰考績重事豈可以過重不測之事竟至不參乎當在 祖宗朝銓於法以大臣在推鞫之坐緊生於南怡之招事不參常於法待罪云 上慰諭之其時未聞於法有吏爲待罪不參鞫廳之事也今日大臣以下不及於濟事矣況此處最進第次無比好望可不參以聞無前退行之例乎待命諸下安心勿爲待命速往政處保及十五〃入侍事諭之○令都承旨不從

丙辰六月十四日 癸丑

傳曰近因褒貶不得爲推鞫罪或爲之例故臘暮今後政坐衆褒貶早坐早罷必以推鞫事言之○傳曰典獄捕因罪人亦多只一書事守直極爲悶蹙依道傳官例加出典獄書事二人堅守送獄完畢後二人勿出○傳曰左相更定史官卜相以來○合啓不從○傳曰庭鞫爲之罪人鄭夢說等九人供招

丙辰六月十五日 甲寅

憲鞫○兵曹啓曰 宣傳官俞之曾 拔左保救之中 似

當依法定罪 而以臣承宗等循不問之說 現出於名

人招辭 今若循例定罪 擬差者 安得無挾憾 以此惶

恐之意 啓下 不敢等第 答曰 知道 之曾 番騰續易之

慢心而擬 成海獄者也○李昌後為司諫 南宮檄為

持平 鉡毅為檢閱 鉡玉為到納 傳曰 當尹李冲與右

參贊李志完相換

丙辰六月十六日乙卯

王御仁政門親鞫○罪人吳應聘更鞫不服王曰吳應聘所推乎問于大臣推官白因以啓曰崔極之情狀所推宜當王曰李源吳應聘面質○罪人幼學崔極供招王曰崔極吳應聘面質○王曰崔極咫尺敢應諱不直招極々頑詠所推窮問極所之四寸孫也沂之教而彬特植以猿孫有所傳說云李源所到也植所訊一次不服○玄今所訊一次不服而彬之毋也以上京供辭無海如所供不同訊問与彬生處及沂臧跪事○令政府並不服

丙辰六月十七日丙辰

巳時王御仁政門親鞫○罪人李龍彥金夢淩吳延一朴與贇朴命望高京參李悅金鎬刑訊不服方今壓膝不服

丙辰六月十八日丁巳

王御仁政門親鞫○傳曰朴啓運李悅金夢淡李龍彥朴丹識贊壓聽○鉢徵男到曰朴而文招曰信川郡守洪遵之洪字以紅字書之云矣王曰今日已暮明日早會推鞫○鄭麟瑞等十一名拿來○合坐前到不從

丙辰六月十九日戊午

巳時王御仁政門親鞫○鉢纘男以捕告發言曰
金鉉雖無拿命以金鏞之物故捕捉矣同日拿囚○
王曰崔沂所推乎遜然奇自獻曰宅罪人當有可問者
從後所推宜當南瑾柳澗兩司長官柳夢寅尹壽武推官等
啓曰沂逕引勲戚大臣之情亦似草略所推似當至
曰崔沂所推崔沂將所供曰臣他餘罪目則死不甘
心而致出男以臣爲逆謀臣子不可一刻忍聞致出
男謀陷臣而至謂逆賊此言發明之後雖死無憾臣
受恩兩朝生入侍班官至二品榮幸已極一心徇國
死而後已至今垂死之年蒙此不測之網惟願速死
入地而窮天極地之痛若不得暴白於天日之下則
非但臣身死不得瞑目於地下聖明之主亦將有抱
寃之窮兇矣豈非可悵之甚者乎只恃天日號泣而
已致出男海州無賴人也或云出國或云出男或云

正男随受妻名以防納年利為李交結系外奸細之
徒出入宰相之家因挟其勢系而防納無受不為本
縣而且貢物大米三万餘石盡食無賃又且应古勘
同木邊利並十三同趙不備納应古没閑絡繹不絶
上年秋冬始因忠男及其妻母使々促納出男許曰
無限日係放取送上京納上尺文持来云如其言放
送則出男仍為逃走臣不勝痛快其母妻等仍為堅
囚皆預而出於縣之一族矣春間聞其妻名於盡萬
横行鳳山地之語始知楊文于鳳山而鳳山縣為通
曰盡萬所捉囚而下而正役價布多所受出不為備
納本縣没捉送云本所所負債米布始為鳳山所分
而徵不多従多分楊囚下好事一邑挟史一邑於楊
而鳳山而仍囚不送四月初出而更為楊文於杦書
備除曲於所鳳山縣以為出頭下好今将官砲手等
結縛捉来其所犯諸米布刻々生唯陸臣一一罪狀之後

亦仍為堅囚生巡事分付色吏而來此段如但一段
之人而其知其時鳳山縣監及捉來將官破手等一
族侵徵之際隣近多有其不能知若問此人等則其
所行止及臣前後捉囚其所侵虐之狀縷縷可知出
男因嫌作讐乘朴而彬金夢弼等微事拒掌而來以
時方在囚罪人告以可當願上來指成不忍之禍以
臣為逆謀極〻證囚其可惜狀極為冤憫亦將文案
當在逃物從從之人必在居去若取考而定文案則
可知臣讎嫌之情及出男因與指證之事如此情狀
然則可以同惡出男言被囚時聞於朴而彬處云海
州為邑非如殘縣之比物衆地大常時營司當營受
新營者事牧私食所囚罪人少不下數十餘人多則
四五十人設使被囚時相語其時如有中託之人出
男雖指　臣身而未得其說百計搆出自做之說於而
彬之言稱以隣相參證搆捏臣身乃以爲相語特無

人間外云豈有其時在獄囚人爲十人中將登與之術
相語之在傍他人不得聞知之理乎况士男囚在重
獄之術外獄囚禁甚可有墻有門晝夜深譏內外備
絶萬無與等相語之路擧此一款可知其誣搆已死
人之言指揑情迹的若觀火如此情狀覽的可以洞
燭許增等給米事官教辭一二石亦有典守之人出
納之際人必知之一石四十石之教非鬼運神輸人
不見處出於人手萬無是理若問倉吏庫子及出官
則可知其人出於某人輸運於某人曲折矣如此
誣陷情狀覽的可以洞燭族無事臣之祖母在海州
人也或八九寸或十餘寸族屬多在其處臣簡帖在
七月可本於無罪者見設使謀逆下人等多在京
之時乃爲謀逆千萬無理如此情狀覽的可以洞燭
去此自少行事豈下之旨常時不得任意出入有名
豫也不得決見意四月二十九日臣子有臨穴成婚

臣以圖徒事生涯甚憂以去白沙汀楊邊路涯見之
而日氣甚暖且寒日被傷故不爲涯見箸下之官麓
津長開松禾等處[illegible]任意涯來初不敢生計四月晦
而白沙汀涯來之計而彬何以預知而先言於出男
手此不過出男中知涯白沙汀之無託言而彬而今
而經循也況申者業平生不見面目之人白沙汀約
會千萬無理如此曲折堅的可以閑燭許娚指來事
許娚去孫及唐鋼等處有未推爲奴婢上年十一月推
尋事下去尚去孫四五朔四月請來之言先爲露因
如此情狀堅的可以閑燭而彬希邀捉來事擇去里
人等狀出牌子捉來而彬取其母前家弓怯分付財
金請生不肯之地恐或逃躲同力捉來堂梅傳言中
路打下捜覓文書事所而彬來捉來前何以知文書
之有無而傳播於中路使之覓來乎李源納文書後
執留持之過二日後決罰事所十二日捉來囚禁十

五日決罰訖並配納京城於從因尹調之句當遣
為雜戶李琮集等李原於納之亦子等處從大梁戶
州色中多雜人李原家灌與土男元守澤與處我等
四五人皆以賤人決為心腹因其事皆從律處分
之計非一朝一夕觀此人等正為此性來京別因色
相隨符同隨人之逃首不可言況李原初無所為之
事向上京久當情逃網羅內別相庇來而當須勘查
聽人指嗾並把觸網之逃所無況李原恃何會在兩
李廣石之子以廣石當年辰象於遼上又出投入
賊中侵背我皆為何之我至今無食其肉皆等亦所
品官等因廣石之子何故卻生又出所犯任京中多
家灌去以館軍儔偉望科為從管軍官淩隸於官
首因其番班臣處亦補儔一一於上年蒙差官李重建
以代木事性長聞灌以軍官性去侵虐去於渡遞使
之張項臣捉問家灌決杖五十二人常懷妒怨如此

機會符同隨人無所不至如此情狀態所可以同歸
中路逃崔桂使李源等而彬捕脱是李打下事所
罪人捉來古意打下有何不可而使子弟干於於
罪人捉來之時亦使之先打於中路乎捉來時笑
於後無人時由北門乎來事所格當爲言之乎格
以逮者鄉生物於崔戚一從李源與適聘之言而
證以卯至不得能矣必其言出不亦仰欲爲捷逐
文也使朴與讚等殺之事所當初而彬等受杖後
其同生之三寸叔等保受放送出去之後其生其
死非臣所知免也中所謂之人逃半等北人等相
雜處其人等來某探爲之而臣不得知矣免也今
是不關白而串張如見稟時長家手記冊印札九
萬八萬財以也諸將屬中一萬兩也大將多給事
也八九名來書五六名有若見錢如此處妥一也
若直捄上中財貨於宰臣亦以不安與國家休戚

大臣一時被誣其於國家事體亦極未安臣寧不
告之死不忍失寧處之久上達天聽此所以甘處死
而當甘受寧處之書使人人得見之所以如情意之
意欲不使他人見之其人得不得見只崔有源兄之
矣又出受首事臣到衙中何處用之乎國教曲折
渠等自為教之乎臣是何人教之乎其人等無事若
議於臣矣所謂無事亦如是言之廣引勳戚大臣
以下名官事臣非廣引列書諸將字而每次上所以
得書勳戚寧臣之名而其下所列書雜人之名矣於
而文所言臣之情後其之情下去海何使各人等一
採事臣到京翌能獄何暇思之情於海於乎之情
現告人聽誰指嗾加減事豈有加減之理乎但指稱
之名因臣年老衰耗蒼黃能獄卽時拘縶擇招而
詳記而致此禍患此其生死何人來于臣受指揮
乎在獄中通信於而文事臣不得知矣尹絅之受走

注
何為擁
不知

妃相縁事使有隠設審問陛下尹調元元情付如以
此納招矣告夷人全夢節父子杖殺埋獄事答曰尹
調之受議送下于有司臣按招三審抉使以答曰以
某條某條某條受重之講無々題送書目當在矣大臣
前々天威咫尺之下不敢有隠情絶奶一々直指以
此大見惡於人如此人等寧不惡之乎添之以全夢
節之獄乎今反以殺其男之以循矣於事以悔於死
謀逆二字為傳擧以陛死慎目已來謀逆謀逆之
無一人得生者如此七十將近之人欲為何事而謀
逆乎此則殊例可以斟酌此於更無以達◎傳曰上
諦吉々以九月十五々付標◎右承旨尹根壽受
依樣書啓發粘賜米十五石太五石除五壹生於一
口餘五更不息曲二十來緊以為常規之◎命書承旨
親鞫之時上曰下人素有眾入於砲手緒俸之
内者大臣狼隨二人推問以下生入寸一人分以有

眾入者依軍律處斷從之○西房所有雜績男至曰
逆叛者立為出與何敢一刻甘於休息安於寢乎構
厥推官何食飯後來言矣以段日繼投處來如向
今以後待申門來言何如從之○西曰有至云從

丙辰六月二十日己未

王御仁政門親鞫○罪人前權管金致供招與汎一

次不知李悅壁書○王曰日氣蒸熱极瘵事多矣

付崔沂壁書○罪人朴丞運加與金鏞壁書不知○

罪人內禁衛金應成訓鍊僉事是仁男指以謝供招

李懅以引也○領相奇自獻劄子大槩臣之子被花

生望沂招辭證於海獄不得入侍第以與且中人

言於世大臣名可推鞫宰臣言之云其言有理乞

免事○答曰當前啓朴承宗劄曰首劄非一予之諒之

已悉諸賊相繼承服賊沂之情於辛亥等有何待

前之事乎卿等過矣卿連姻王室前回其危休哉勿

爲更辭宜從予言安心察鞫並誅討逆母及眷睽之

言○政院啓曰領相呈劄後未詣闕下矣傳曰知道

此何時而大臣推官爭相陳劄煩瀆至此乎必有以

懷事揭前啓之予言之○合啓前啓不允

丙辰六月二十一日 庚申

王世子仁政門設鞫○大司憲柳澗大司諫南瑾啓曰文兼宣傳官尹烇乃罪人尹遇提之三寸孟有潛通言語之勢無令入參於侍衛事宜已友請令遞來知今日之參侍衛與否此後勿令侍衛事分付何如答曰分付爲去云勿令侍衛○罪人寧杞金欽歷抹不狀○罪人金庭悅楊傳禮呉仁男李源西貿○金庭成崔有源等重已再訊不服○崔沂金鑄歷抹朴廷運烙刑不服○罪人禁府都事柳覺式供招罪人叛中通之事也

丙辰六月二十二日 辛酉

王御仁政門親鞫●罪人崔㤥金欽爲首者定宥所

壓膝不服崔沂朴致運李悅加刑不服金諦枚刑不

服○傳曰日氣蒸熱海州不緊罪人保放之及已見

情罪人中可矜可寬者詳稟抄啓

丙辰六月二十三日壬戌

王御仁政門親鞫○罪人金諸物故○王曰罪人奉埴刑推而不但下杖而已付、鞫問其情○罪人生欠朴挺式供招後刑訊一次奉埴加刑望有次數番之壓膝不服幼學尹汝翼供招後刑訊不服李挺壓膝不服

丙辰六月二十四日癸亥

王御仁政門親鞫○罪人李悅物故○罪人金欽崔
植奉埴尹由男歷捧翁番已舉有添加刑不服○罪
人李達將供招此下缺文 罪人朴挺忠高大祀兵由
源兵士立面質○罪人朴挺忠歷捧付供稱崔有源
生規分言曰其免書中書者大將三人即昌衍以綠字也
肄所謂朴致毅也兩邊諸將各五人諸將各下所錄
十人並爲人者大將之下出五日五日云兵士金推
戴與氏此事焉、無聽云王曰推戴與氏等語者何
等語而不出於問目乎與文男所辭此一款添入以
問 罪人與文男供招下教付文男而立原孫登○
罪人供以飛告通供招李源招曰逆之名亦是先
出云於與戴寧取者肄由隱等同被拿押來者予許
發成承免法於言逆中齊厚者謀逆免其於也於樣
決於死獄中人情之別武士與校供招 李源招校名之

之矣也云○丙日照陸遵錄此漫尋既矣之矣知不

可革我詩哉去我矣[illegible]

丙辰六月二十五日甲子

王府仁政門親鞫罪人許頸尚鉉以漢生員 許

賢府尊奉陳士義孫櫻幼學權進興救生權黍達尹

秀文進士李稱供招 前生員李原所引 罪人許畜

曾奉塤朴挺武碰捧崔植加刑不服

丙辰六月二十六日乙丑

傳于鞫廳曰，罪人崔植家奴香花金欽奉，埴加刑取招，

罪人則待差加刑。○鞫廳罪人金鐥（鐥之爲放捕也 廳次案）

訓導鄭起男、束伍軍金鈿、鄉吏吳得鐵、加設奉事吳

卯彥（以名在免也）私奴丁鶴（朴兵贇奴）水軍朴彥俊

（而擬捉來將軍士生李源招）私奴金義（金欽奴）官奴許

美（金義父）供招。○罪人崔植命香花金欽取訊三次，奉

埴取訊一次，仍不服。○罪人朴挺式物故。○鞫廳啓曰，

攖爲名者二人拿囚，其中一人必冤矣，詳覈以啓事

傳教矣，李源吳克一面質時，所引爲攖者，以爲候驗

之子而死已久，此甚無據，爲稱爲攖，以名同之故，並

被拿囚，極爲冤矣，金鈿之名，李源以爲稱在兒

其爲已死云，朴可文則以爲時方生存，非已死之金

鈿云，鈿之生死與文岢所稱之攖之眞妄，在問於可

文何如，依允

丙辰六月二十七日丙寅

二十八日 丁卯

崔所知故所書以益祥善哀兄得和士林 室雅和以

從容至方伯嘆其以歸告之姑有詠者也好句所之不

發皆見書有識者張之也時人言從賤乃當貴

意之所設其皆置以身後代續也然則士死之撤

亦不成矣爾體去嘆爲大術者以致國人之開指

作之擬私諸邀成一大稿後之語頗條其之樹之

若殘之以許生者而先生不改重然皆指述自擬大禍

之無益於國其不祥且甚新君罪哉云

[illegible]罪固[illegible]先志[illegible]以[illegible]任[illegible]

[illegible]之以[illegible]

丙辰六月二十九日戊辰

罪人[illegible]柳淮許通李慶林 淮實[illegible]慶林實慶信也

前直長李慶恒梁嶔供招 以名生見[illegible]招也

王親鞫 丙石

光海君日記 庚午已上

一百五

庚戌七月初[?]日庚午己巳 ○ 庚午

傳曰謀逆曲折舉事節次首倡之賊推戴之人設心
同惡一一從實直告則依頃年承款罪人例當採受
置之意詳細開諭于崔有石　傳曰賊沂與金緯朴
致匡等諸賊圖殺告變之人云云滅迹所沂之逆投
昭著無疑有石以賊沂之子其覺謀密計豈有不知
之理況名在亂青中所乃不可不問取推鞫　也
特王御仁政門親鞫　政院啓曰罪人柳淮之名本
是淮字云者付以因則柳淮也年踰八十云此等罪
人何以爲之　王曰該致大臣以下回啓放送　罪人
幼學閔堅從供招　以淸州坐來人名在覺也云　罪
人朴之文供稱鄭穫鄭騂兩人元不聞知云　王傳于
饋男曰朴之文受柳淮筆問之崔浩名有之乎問之
饋男曰問于之文則不知云矣　王曰崔有石取問
手詰致奇自獻曰崔沂所罪極滅口實死無情　其諱

所干人雖死亦可也崔有石則別無所干只以言語
問之可也蓋再訊時或死於無辜也兩司推問之
意亦與此無異矣王曰崔有石再訊有石再訊一次
後供曰臣以年少之人不知謀逆之事况不知謀逆
時首次何以知之首倡何以知之推戴何以知之臣
非謀逆之人亦安有好心因忠於臣父以而彬詐爲
變置之故死於杖下接人皆死於杖下矣臣又承款
哉不知所達云云 時有石年纔弱冠供辭切莫不
悲之　罪人尹廷稷再訊一次沂之婿也問沂減逆
謀逆節次之情指嗾等事不服　海州罪人柳海放
送 以日君教目　政院照曰今見裡去公事上號稱
時庭引首目依壬子年例處誅矣今此上號稱減一
國無前無後之大變變後多事未備者已自今依攸
已久國家大小之事既盡從舉上尊號及上壽宴爲
目不可只舉壬子草創時例爲之凡事之相稱者

而未及者外其餘諸事一依庚寅年前例舉行事令
禮官更議以定傳曰允

丙辰七月初三日辛未

傳曰推鞫廳事傳播外間自 先朝痛禁至於

重律近來逆獄迭起國綱蕩然鞫廳大小事閭巷

小民及外方無不知之今後各別旨一依 先朝

定例勿為傳播事分付禁府

丙辰十二月初四日壬申

鞫廳啓曰日氣酷寒罪人可鞫可寬者並速議啓事
傳教矣臣自獻議己丑之獄其同謀人趙球李綏茂
告於成獄事　先王所以知此言者預此謀告于
古治逆之極言也今此獄事以告變者滅口之説則
多言有逆賊馬興沂等已死諸罪人之所以應死也
彼室有承筆欲絶其付繅緞發覺之患乃滅告變者
之口爲説之既已滅口是爲無前之變其根在於此
不實其脅從不可不鞫身已死欲得賊情而鞫之則
臣恐其脅從徒死而其餘情之人也如聞文奚於臣
不當推訊去年可以被訊付玉如不爲刑訊而久
奚無一二人一度訊刑於此實有冤之人也然如文
奚屢當者以所爲人所推戴也各以從罪人口得免
出而論定可鞫則必有後誤也其中以寧者特以寬
律擬之何如　臣慶運臣夢寅臣壽弌推官臣陳臣質

幹內司詳全諸十餘人承准所犯謀搶計訴教告發
者減口滅跡之事即無論承此等枝蔓絕已成獄矣
其餘見書中名出人等照數指坐有親屬黨可夠免
竊不敢引詳答曰姓名出處也皆無照影可循之事
手不為夠問又不放釋但稱冤律未能如尹句為懼
吏加詳論以致

丙辰十二月初五日癸酉

傳曰朴弘贊等爭建之議紀

丙辰七月初八日 丙子

傳曰金錡以賊錡援引之賊逆謀首倡事緊生賊口依丁義男例追刑似當 錡不服而死故有此敎

○鞫廳啓辭封入傳曰知道大司諫南[illegible]等之啓則承服罪人勿爲更鞫仍於典刑之意乎不然則速爲鞫問可矣○啓李湝上疏曰首疏具悉條奏討逆之義當啓云云之仍傳曰此疏下鞫廳啓辭

鞫廳回啓曰悖男自絶於國家其先逆則敗已貫盈其特不爲取服正刑神人之憤益切於此而但以賜死不爲正刑者自上誠以欽慰 慈殿之心寧失不經特施寬典者也宜處之道至此而無以加矣奉國臣子孰不感激於聖孝之出天乎今追於不敢輕啓云皐陶執法之意至嚴且切伏惟上裁答曰知道大臣推考兩司名啓以達

丙辰七月初九日戊寅丁丑

鞫廳啓曰金鑄追刑議啓事傳教矣臣自尉等丁義民乃金直哉金百鍼之法也直哉百鍼既已承款正刑於萬亦至於追刑矣今此之事與金直哉金百鍼之承款正刑似為有間自前鞫廳每以追刑亦非所上仍載為啓者誠以未承款為重也追刑身死不當追刑者亦至於追刑云聞後之家之黨而終其為正刑者不得正刑而不得不追刑於身首戮一寸之所終也此徃上裁臣睦臣貫矜議繼發杖下者謂之不款亦不為追刑則非討逆嚴截之法此徃上裁 答曰此賊及朴啓運徒丁義式金日昇例追刑事依議以定

丙辰十二月初十日陰政言

政院以禁府言令醫官來言洪遵病勢危重請救

療云傳曰此爲保放 並有爭言也。先朝講臣年高者無辜被拘中人將之

○罪人朴明運段亦爲保放纘男以曰此人病勢甚

重大擧承旨相救療之人至於保放病勢甚重

獄事勿爲保放多致救療 ○宣傳官

假注書二員稱病出去

二百十七

丙辰七月十一日庚辰乙卯

傳曰海叛罪人至今不決其中老病人十分悶實害

至或斃枷杻多餓救療事言于禁府

丙辰七月十二日 齋巳 庚辰

傳曰罪人訊鞫之意非欲殺戮人命實欲得其情正其刑也逆獄罪人元情後徑斃有罪無罪豈非可恠乎洪遵之病至請保放只數日遽至物故凡罪人不謹救療據此可知也色官監官不爲詳審至於不可救然後始入病重罪子雖保放即斃殊無自前傳敎之意也今後各別詳察爲之○傳曰節文冀絆以漫被囚日久始解枷杻另加救療

備忘記化家爲國肇刱大業者我 聖祖也正倫重熙功光 祖宗者 先王也 先王功烈如彼其巍煥則稱上祖號之悒情禮而粤在戊申予方荒迷只循外議多有欠典寤懷齎恨食息不寧我朝 光廟睿祖號歷代稱祖亦非一二顧予不逮治國無狀艱虞日甚夙宵兢惕而迫於羣情將受大號仰惟 先王遺丁應泰搆誣至於待命幸賴聖天子明照萬里降勅慰

諭昭雪至痛於寃則其極天之誠再造之烈實無競
於前後今宜先上尊號於 先王先二后並上
先王祖號親祭告廟後定號上箋合於事理速爲詳
議擧行事言于該曹禮曹啓曰臣等伏覩備忘記其
尊祖奉先繼志紹美之意溢於言表臣等不勝欽仰
感泣之至自古帝王有大功德於宗社生也時有
殊徽殿號歿則創業中興之主莫不膺受祖號永世不
遷流祚無疆者也恭惟我朝 太祖創業 世祖
中興當時稱祖之義實無歉於性然也至於我
先王雪累世被誣之系彝倫收敍盡事大極天之誠
和議雖甚應奉終從不售於曩時諸書辨誣快示於
今日此豈非 先王之盛德至誠素所表著 聖上
之大孝宏烈克敍光顯者乎況今此降勅中 聖天子
旣心悼後之功德褒 先王又以昭雪之孝表獎 聖上
於斯 先王之德 聖上之孝非但我國臣民皆思歎揚

抑天下之人之本不學該條者耳也今我 皇上益篤
孝思適追先烈猶以稱孝徽號不出於心誤加上尊
號祖號於先王先后干犯正音丁寧懇切令王聽聆
氣不敢欲與眾閣試進王太王王季推孝無窮之意
也漢祖傳子尊父於其人道之典也皇上所追謚
成祖我祖所追尊 四祖之義也臣等與和尊尊之
為世宗 皇上特下題覆之在臣等推為奉行之不暇
何敢贊一辭於其間哉但事係至大非該部所敢擅
定請大出宸斷何如致允速請以題 大曰
憲柳聞執為全質絳章令林佳琴悛持平幾遭南客
撒大曰流南臻司議李昌後劉納鈞玉正言紀云凱
秦予先立曰臣等伏見儒生李鏞之疏以全將男之
敕令已四載三司多官一向全黑了無一言大華王
法置之相忌 嘗私設忠惟 之所云 初將男之謀
逆盡發於諸賊承收之招人、只得以誅之為有司

者所當按律請罪之不啻而自上有所不忍只賜其
死此於一時之私恩而豈擧法討逆之大義乎因循
至今尚稽正刑致有草野之譏作臣等決不可仍
冒言地請命罷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令至征
告三賊事秘密事○府啓罪人李貴平生陰險惟以
喜事作孽為長技今若定配於山則本縣乃海西兩
營往來之通衢必將妖言怪說熒惑人心而日夕禍
不止於義誘賊所請江原道僻邑改定配以杜後患
國家自前臺侍從無法可見故每當遞差無付實
職雖小各司亦必填差甚至有在外但平時為然經
職之後遵行不廢而數年以來侍從處置例以遞兒
或侍無祿遞兒至不得受祿者有之遂成謬例爭作
未安請依舊例付實職以重侍衛○說至監司之職
專受方面之寄而當嚴明黜陟不容私情而近來為
監司者褒貶則僅以一二中下等塞其責甚者牢違

排考而無一人居下者此何等情態且守令親官上來
則以羅黙馳啓流來不易之定規也近日則不然或稱
上來需緣或待多延宕置不以一毫之怨歸之於己
身爲守任者皆懷此心則將何以爲國請平安等日全
蓋因以漢些日慶遲革令推考近來紀綱弛廢尤偏求
風下官之不職者視爲常事職多內徵小小事輒正停
帳奉坐恩典者比比有之擧其一言之則四山些役之
栽松於濯濯之山不過因三司之令而塞其責設使稠
密成林不足爲美今春栽植適值雨水甚洽僅得不枯
若過數三日則其爲必生之木可知此而生茂非衣
目以觀乎須者漢城府以南道些役善爲栽松之方至
於褒獎入照此實前古之所無市田恨人莫此之甚請
漢城府堂上排考其亡事句爲擧行者曰依此四山些
役築酌施賞何如漢城府堂上不決排考○答啓
曰不允答啓曰依允

丙辰七月十四日癸亥　壬午

罪人洪宇定李𤄃等並保放 ○禁府啓曰罪人百姓

者因傳教分揀放釋矣本府囚禁罪人今年尙多

水涌如泉前後罪人大者則其保放之類自下不

敢擅便云因罪人旬紀推案勿爲閱稱答曰罪人

不拘不決皆至如此乎自本府速爲稱大臣不察而

人爲先入啓保放罪人之人今日令急官色各

事十分詳察放釋 ○洪處亮以 洪處亮以也 崔

權爲居其條皆傳曰前後牧使玄梓諫之諸備等

事頗多盡職知事侍閱除授朴應彥上訴責來入把

牧官趙容中已爲加資前除授邑祉玄天祥李

清雲李楊白李好白等捕賊有功人也亦爲付祿

祖宗朝以來之子只有鍾厚一人同加除授新將可

門將武臣仕滿者並速遞稱且新將成如權乃令除

印吋時渡成陛之子也此人除授東職思年曾不罷

穆六年[illegible]陞授朴祥家門[illegible]史陞授

丙辰七月十五日四申發軍

合與寫字不犯○禁當李安伊川中道付與李安

口准州今來時迎至中路被犯

丙辰十月十七日 陰 晴

纔男到今日欽承 慈教教鞠之之事 慈下失欽承

教糅條剖桂韵可以之之傳曰領相生仕後以之

○傳曰閔在淑鍾以漫保收尹廷櫻級協牧察

丙辰七月二十日 戊子

續男亞曰號文翼持曰病重累出城口特來覆憂叔

謹至崩保救未可何以爲之答曰病重者保救待差

亞因何如

丙辰七月二十三日丙辰 辛卯

罪人柳時英於垂保放○百官請以前後討逆功加

上尊號答曰國事艱虞數月之內再請徽號予病悶

焉勿為更於垂予不從○府院致永川府使朴烇罷

憲將酷尹英賢降附逆賊並斬戮事釜山僉使辛基

曾無履歷亦生一日之程請罷事不從○合啓然罷

不從

丙辰七月二十四日 癸巳　壬辰

鞫廳啓曰，申孝業推出男事及定罪人面質者，詳考捉出事傳教矣。出男招辭中所引之人，除枚舉者外，李源、崔碩聘、朴文吳、吳克一、徐喜等事，各人所供大槩一樣，至於所謂名在兇書者十三人中，吳夢鸞所多人招内亦曰名在兇書云，其餘李源、朱文、陳吳彥、鶴吳出之、吳以擇、高大叔、吳以源、尹希仁、吳敬老、吳蕃、吳廷聘十二人，則各人所供，以無名出兇書云云語。此人等與出男面質，崔有源、許墺、許熤亦出出男之招，是面質宜當。答曰，依啓。○百官請加上尊號，答曰，予等與方欲為累，至省覺未了中，情淵藏戊申之事之兇伏辜，定亂之獄亦已案治，則再無以加矣，至於癸丑之變，尚忍重說，彼男擿逆謀人，所爲陰嫉狀摹表裏，潛圖以構兇，為奇貨，以神冤為號，誣逼朕皇之黠佐兇謀之敗，則其變戮之勢，實出於難逮之億

爲　宗社不得已之大計也每一念來無不爲之尹有
何可按於當時乎抑於後世者乎嘗一試觀今日之
事大節不明討逆無章怫男書來西邊國勢將至於
危亡三司憲府以虛辭誇張責飾終至于不滅乎窮
惟至下等又從放尤辛學士之達章強辯是非之理
直勿更煩遍去索我之合同又能加諦究之至於因
之討從前至朴燁尹英賢事皆因朴燁之心用爲任
忽不顧人之性核奚之性矣尹英賢不能世教在
先知之矣彼罪何可永廢之無至於既然代

丙辰十二月二十五日 [illegible]

政院請加上尊號答曰政院何必爲之也數三日
重予不德之誤尊號之意不在於名號勿爲雷同
先正大節政院聖曰臣等正以贊揚歸美之誠意未
及正毋伸逆之義遂於三司臣等特於大節不
能先伸之罪而大明切陳所答曰請事屢文亦何大
節天可誣乎人可欺乎予若是擇累言而經宜勿待
罪○傳曰庭鞫爲之○兩司 大司憲南泰執義金賀年掌令林健
琴憧持平尹遵南宮極大司諫鄭先司諫李昌[illegible]
曰人主討逆以威爲主人主後逆以私爲主不然否
大節不明主威不張國隨以亡來今日之陰逆潛以私
以私之惡所當初逆也承受締結宮闈謀危國本者
爲籍也隱嫉逆律首事持亂者爲孺也逮兔哉謀逆只
引恭蒙者寘諸辯地三賊免謀悖男無不主張三賊之
於以爲逆者悖男也悖男按國舅之舊扶宮闈之勢內

以權歸之奄貨所以三城之敗而未售戊申之謀殺
擁癸丑之禍羊甲友吳宗仁之陰謀露於方高家金
業為一之筆作妖於內聖明之危間不容髮宗社
之亡不能以夕幸賴祖宗默佑賊黨遂敗露其後先
孽謀首能戮五於擒男三日以嚴鞫西郡罪自伏執
而一權邪臣孽等其間假張儒名爭上賞論趙慶起
李承達等也陰主其謀指嫉陸見者李德馨李光翼
等也忠君負國逆為彰著聯名八方智者詈之父一身
曰讐毋絕母一身曰廢母不孝未有之士奮義上章
扶君父於水火者目之以賊黨冤殺之亟長討逆除
變爰於危機者名謂之陳如恐悍宰附會其謀陰使
逆首二十多士一筆盡行定有源但過正論搢紳
說自此士氣摧喪公論日銷相傳一論首尾四載竟
逆於是誠沂接迹此無他討逆不嚴亂人彰諱而發
而大義無所而喪嫉神人之憤至此極矣以至母下

大臣叅削理之列草野之士抗追削之章誅討之策
出不窮且曾手天下之惡一也人〻得以誅之則爲
人臣者不應寬同於其間而紹述邪謀之法一向以
廢母所之說藉端人口女不得討逆謀俄然內人
狀啓則曰延及　大妃祖悅先出須處八方則曰延
及　大妃東帛出用薦招賢相則曰將廢　大妃
追削悌男殺正考削則曰將廢　大妃以此等說些
皆頑亂害以不至正母之說爲一去大禁忌此公論
者之所以緘口噤舌至于今日而不敢言者也追削
悌男之孫豹孫又三四至臣等不即承策追削法以
上聯爲意以說出其先後使逆魁出保免該臣等之
罪至此大矣請會臣等之職義曰勿辭以明大義正
王法爲聽事毋使之誇張探義之言自得於窮悅之
地○前持平柳潚前應教李植之校理柳活柳必恪
前校理任性之修撰張自好等至曰伏見些〻登抵

以伸男尚未正刑討逆無章至此則國勢殆危固是
寵定上歸之事何以除陵不已乎帝者爲哀
臣等不勝惶恐之至癸丑逆變之初物男以謀主論
國舅之勢但於吾家有著不干預者然諫使先行
討之請陣爲決之後抑男之逆状昭著畢露三司以
鞫問請之及其賜死命下三司又以正刑之三司
之討逆豈後於等輩一出其手之此李瀞之徒誣作
三司不遠臣等如不知爲司翌日之日同辭
啓至請天討之不赦而第命此號之下於鞫廳鞫所
請至有畢陶概法至嚴且重之語是此獄之緣付來
結末三司杜口者論討逆有所拘礙而況臣等
子人得以誅之爲今日臣子者孰不欲討逆之大義
但使逆之徒安後接其祖從之獄內人決尊以延
及　大妃被搦之祖從既已須殺中外則以延及
大妃爲老之終老尹詞之類改入西閣則以廢　大

妃之說捕捉之山林碩儒之相承合入奉以廢大妃
之言譸張之兩司須日以悌男進啓到避之時沈彦孔
悍以從弟延及收々傳播之不已使人以日益疑阻
豈日益非討逆無章國勢阽危之義正中今日之病
也哀逆何代無之未有悍於悌男者應犀告變等甲
之怨一時歿決內人之筆相繼首實亂法定罪自有
其律則悌男之黨延逮而已極神人之憤與臣等之
以請辨爲先者三請沈亦旬尚已降一國同聲協吉
將行若以癸丑之神功未及今日之傳禪爲攀天盡
日之禍大有所欠缺故先此設彼殷勤啓告臣等之
不勝至此大矣不勝惶恐之至待罪傳曰徐思之辭
當明大義正王法而已勿待罪更加盡辭之合司啓
日誅討逆賊不一其典不能正其刑則不可謂之於
已死而廢棄者之王法也逆魁悌男挾國舅之尊恃
宮壼之勢以推戴爲奇貨以永慶爲擒心外示危法

內結妖巫射天之賊將發於朝夕謀逆之禍幾乃於
陛下掌握皇天之陰隲 祖宗之默佑賊謀敗露
而能於甲戌年之首宣示於四方全家爲一之舉
並戮於一時而撫男則以免逆犯恕其全支誅
王法不行大家益晦神人之快極矣而一接逆徒之
清家肆設逆之計以樂毋絕毋廢毋等無根不開之
說恐舒君父籍書查閱家法而誅至于今日此何等
討逆邪此何等家理邪王敦改幾輕而打之綱目於
書唐莊收發朱后墓斷棺焚屍聽全家而無可加之
言去巴蜀公書封樹先儒於氏曰莊宗屬彰其罪誣告
多方發塚斷棺焚屍而隱之快人心合天意遠追來
歲後之世全家悟於甘詹此今帝王懲戒之大方莊
宗過聽其言而略於討逆之典惜哉以此親之撫男
之兄弟子二陵一也出于以之死而不之追訴乎
今家附於全家之神從而亦師於氏之正論乃大家忘

時可明王法無時可行亂臣賊子無所懲懼國家之近
無日矣請亟明有司追施典刑亂逆之生固國家之
不幸而逆亂之定亦國家之大幸也有大幸則必有大
慶也既有大慶則徽號之稱玉牒之修所不得不已
者也自古帝王有克變亂不能無崇號見於經見於
傳見於史乘者不可勝記非為其勳美也自以中興
之功不可不顯揚而彰也故臣子請之而不已人
主受之而不得辭今我聖上值宮闈之變並因極之
變除凶討逆存危重恢不殺之仁合於舜文神武之
德配於天地再安 宗社之偉勳卓、越往昔揭揚
之請出於討逆之後者臣等實未知一毫之未可也況
今國祉昭壹聖孝益彰大號將進倒展後下答於追
時不可亂實而並探所何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者也
子傾首之誅筆請亟賜一俞俯循輿情答曰依事
有先後次第宜可併行逆桁勿更頒進爵事宜予因

予亦自此之休詠可矣○百首寫畫詩如上云蒲衣居

○前後兩函此云畢

丙辰七月二十六日甲午

籍男承曰罪人崔有石乃賊沂之子保放未安答曰

刑枷杻手弃等褫然保放○茂府承洪邁拿來考事

問承事傳教矣假考事東部集年部般成矣傳曰勿

道○百官合司請加上聯分從○合司請追奪柳男

答曰但宜審察王法當否而已豈以予心而有所輕

重也○吏曹韓孝純三度呈辭遞差○兩司前啓也

不允

丙辰七月二十七日 甲申 乙未

傳曰近來凡罪人拿來之際多致侵虐以致傷、者云將逆拿來者事先殺後推〇若使前且見不足〇史官為翁析努演至曰當出舊坐事問于領相奇自許則以為西落傷之後精神昏甚史官毒任不能省舊須日下相左相卜相中取舍為當此外若有已經而或不無可合者則宜於此取舍未經中亦有可合者則亦於此取舍云答曰知道〇傳曰史官呈露入〇百官宗室合辭請加上尊號進刑將男答曰以令日國事言之則雖特君功蓋一世德合宇宙好目之內再請上號因不可也史冊而傳後世況不正逆賊之與我不明經常之大家使何等甲友與之能誅為定亂而請事請號乎討逆不嚴人心不正予恐日後之患抑有甚於癸丑中夜甚痛慄、若將宜詳予之毋庸更煩、此事已諭再至不必

丙辰七月二十八日 [illegible] 丙申

鞫廳至高大觀等與粉出男面質之語傳曰粉出男指穿現出犯人逮捕拿來○ 正言沈吉辭 徵男至曰罪人許國乃李顯門之黨而厚君之賊也顯門倡之許國和之其故歟得光之說昭中多士氣不少衰至今戴頭而生豈誅昌祿之刀不相爲於耶良由公論不行而王法不明也今日是進賊逆首抉核作紀之時也豈可使厚君之賊保放出圈門復見天日於覆載之間乎王法至嚴不可姑息請亟收保放之命而不勝憤惋之至勝允以至答曰知道錄柳柤救療○下官合同宗臺玉堂請上聯請進賊枷男答曰上聯批無爲之事進賊因前言以友在家未安於情不悉勿爲煩請無煩不允○ 於備局前回此不允

丙辰七月二十九日 陰 丁亥

傳曰鞫出男招辭中既多發出言辭所當一一詳細推招而不爲詳問鞫廳所爲極爲非矣今後一一詳問勿爲諱隱○傳曰鞫出男時時所供所言順慶等兇謀何不直告於初招乎更爲詳問○鑽男招鞫廳啓至三度登批事以大司憲出仕并問而處大臣柳澗今已爲職何以爲之啓曰以兩司啓至大諫約先啓男曰金轄朴致達等爲賊所腹心所乃逆之魁罪之首而終始固諱按覈定罪自有其律各人之招辭、可見豈可以盡之忍放不狀緩賊魁之極爲乎無先正賊所之極爲後二賊追爲自當次第處之至子曰而亦三年之久而總小功之數今日從爲正觀於此定徒之南陸因傳曰知道待定賊拿來鞫問後追爲○鑽男招曰凡罪人援引日久則必爲計生謀後至於心堅意定牢不可出告金轄不可不數數、究問柳燦

供辭反覆見之似有隱情至今不爲訊鞫何謀也以
爲可問庭待罪語爲遑〻至寓不敢不達者曰當日
親鞫爲之○午時王御仁政門親鞫○罪人趙忠男
更招 忠男自頓上來初招所引黃延與倫接埋之語不滿一笑用此誣丙
者不知其幾人今又反引中外掩其面樣所引非渠與之德即先泰所嗾東推時所供
有曰權忠壽擬名人以逆肆無忌生入逆律家族本村巷云〻 村忠壽名金倚小林樓
時腹林事被謫其婿多山正之被謫自謂所爲逆謀書札擲來云〻 術士李[illegible]
有右八字推者金倚崔有海書僧倚有石等逆云〻 村忠壽曰九月山生滿
出辰巳聖人生午未申云〻 本國二百年者是今爲二百五十年壬辰不失宗社今
年又是辰年云〻 李偉坐獄後有所逢與禁止後不得云〻 崔所書字得[illegible]四
百爲盡除李偉使不盡言云〻 此等夜幻之說此爲搢紳之粮落動張出惱倘蔑忌心
自初至後微諸頭微生於儀男等志意之手矣 忠男前後之招不不搢
應捏無一爲我此其可附之巧嗾之蹤有難盡紀矣○罪人異家趙
李原與趙忠男面質○罪人幼學李有慶供招 忠男所引也
白鳳山九月山有可考云〻○王曰所謂權[illegible]等者僉問之 趙男

曰於滿墻匹數年常時只稱推之家名則不知矣○纘
男對以土男之言非前日丁未敲磬空說之比且柳燦
似有隱情不可不問也答曰非但柳燦也其中多有可
問之人而時未得捕逮之耳○大司憲南琫等啓
問之人有甚於李源等者推官不能詳審問請
推考答曰罪人以上親鞫勿推○王親鞫土男
紹柳○金鎬與紹土男面質傳曰金鎬謀逆大同連
紹走至金鎬金鎬之同生也金鎬知逆謀則鎬必知
其情矣況金鎬一家皆被殺之類而無謀逆之事
矣王曰今日夜深明日鞫之○司憲宗室合司請上
尊號進爵懌男不從○領議政尹弼商不從○吏曹判
書韓孝純進善呈疏下○昌慶宮諸上疏

丙辰七月三十日 巳亥 戊戌

傳曰金錦乃順慶安三寸叔而康津地並爲定配矣極可駭令後罪人族屬切勿定配於一處○巳時王御仁政門親鞫○罪人金得亨大親鞫訊一次不服○罪人許煐許增與鄭世男面質○鐵男與許煐罪人後、保放未安於陛或有保放之請小無防塞之令者尹連殺一族至四骨於史計急救之且許增爲身於重侈保放矣王從之○金多希安子及金成男放送○鄭忠男朴以文面質○鐵男與曰罪人追安事當下矣正郎之舉一則爲主而自當已善來易即行明曉考生文書後正郎事敢稟傳曰知道○而官請加上尊號追安忠男等曰此是而變置善生於不得已之意提因私情則如制何可强爲定號肆然自大手決非可從勿煩討逆而執法必殺人臣之職也屈法而要譽惟輕者人君之權也予之但

生於諸人臣討逆當誅之義非以進否為如於心休
於可矣○傳曰擬事有據推鞫不可得度武材而以
以愛慕忠誠善惡國司長官身勿遂○存紀為紀
以不足○蓋又鎮請上等歸進否悌男●可官再至
合國三位善曰居歸非必上之奉平主矣有不堪
勿為強類至於討逆之典王法不當如類君亦如此
宜用勉從 悌男進否矣度何之限本至要之元也 ○傳曰武
神之試官依前國司奉律逐之

(B)
732.55
4724
[v.16]
no.36
0205222

昭和六年九月 十 日印刷
昭和六年九月十五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6]
no.36